

書厚請勿捲壞

內外請勿寫字

浮生夢

說小實寫 會社篇長

夢 生 浮

著 奇 玉 馮

行 印 局 書 星 三 海 上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長篇社會
寫實小說

浮生夢

實價

著者

馮

五

奇

出版者

殷

錫

煥

印刷者

三

星印刷所

所

發行者

三

星書局

局

總經售

立文

暨各大書局

廣藝

上海四馬路三十九號

長篇社會
寫實小說

浮生夢目次

- 一 喚有錢人有何刺激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因失帕巧逢崇拜人……………一四
- 三 閒磕牙促膝話同情……………二九
- 四 如夫若婦如譏若嘲……………四三
- 五 鈎心鬪角暗地贈銀……………五七
- 六 鄙她父何忍抹她愛……………七三
- 七 百結愁腸如何解得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八 清苦侈奢環境各別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
長篇社會
寫實小說 浮生夢

馮玉奇著

一 唉！有錢人有何刺激

是一個深秋的季節，樹葉在秋風中盪漾，奏出了瑟瑟的音調，包涵了淒涼的意味。斜陽呈現了蒼白的臉色，像已經病久了那麼的憔悴。靜悄悄地毫無氣力的爬在那座挺高大的洋房的頂蓋上；灰紅的瓦片，更添上了一層深濃的色彩。洋房式樣是立體形的，四周張滿了綠綠的樹蔭。也許是年久了的緣故，壁上已佈了青青的蒼苔；像天鵝絨似的，在斜陽餘暉籠映之下，愈加柔綠得可愛。在青青的一片蒼苔中，擁出了七個黑漆的大字，很顯明的是「上海神經療養院。」

上海神經療養院確實是滬上一個範圍最大的瘋人醫院，不但內部設備周密，而且所聘醫師，大都海外留學，個個都是博士。凡是神經受刺激而癡癲的瘋人，一經治療，瘋人都有復原的希望。而最足以使人同情的，就是他們還含有些慈善性質；所以聲譽卓著，差不多遐邇聞名。

斜陽在地上泡着一個瘦長的影子，上海神經療養院兩旁樹叢中的一條甬道上，移動着一

— 唉！有錢人有何刺激

—

個年青慘綠少年。他穿了一套深灰呢的西服，右手插在西裝袴袋裏，低着頭兒，似乎連走路的時候也在作沉思的樣子，當他走盡了甬道，踏上石級，偶然一抬頭的時候，可以瞧見那個少年的臉兒，在白淨之中，也浮現着和他身上穿的西服同樣深灰的顏色。眼睛雖然炯炯地充滿了含有毅力的精神，但兩條濃眉却還是緊緊地皺起着。顯然他的內心是表示着憤激和悲痛。似乎在嘆息着：唉！這個時代！這個世界！

「對不起！請你給我一份章程。」那少年在跨進傳達室掛號處的時候，瞧見那寫字桌旁坐着一個男子，於是他走上了兩步，把緊鎖的眉峯微微一揚，同時插在袴袋內的手也伸了出來。

掛號先生並不開口，祇用眼睛向他臉上淡然的一瞥，然後取過桌上堆着的章程，他事實給予他回答。

少年接過章程的時候，他沒有走開，站在旁邊就展開來瞧，祇見那上面印着：

本院創辦歷史四十餘年。

本院醫師均屬海外留學博士。

本院住院分特等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及可心橡皮間瘋人守視室等。

本院住院分特等每日十元，頭等八元，二等六元，三等四元，四等二元。

本院理學療費，特種電流治療，A種每次八十元，B種每次六十元，C種每次五十元，D種每次三十元，持續浴費，每次五元，溫罨療費，每次十元。日光浴及大氣療法等另議。

本院精神療費，暗示靈感治療，每次 術費自四十元起至六十元。

本院科學注射療費，神經專門藥水針，每針八元。急救藥水針，每針十五元。特種神經專門藥水針，每針二十元，人參補血針，每針十元。培元補腦針，每針十元。安神清心針，每針十元。

本院付費法，凡施理學及精神療法者，均由本院預先通知，徵得同意，並先將費付清，然後施術。惟科學注射療費，每月一結，或於出院時總結，不預通知。

少年瞧完了這一份章程，心中別別的一跳，不免倒抽了一口冷氣。暗想，照這樣看來，窮人實在是不應該發瘋的了。但所以造成發瘋的原因，還不是爲了貧窮的緣故嗎？唉！矛盾！矛盾！他肚子裏這樣的喊，可是他嘴裏並不會說出來。

「先生！瘋人在院裏不知住多少日子？方才可以醫治得好。」少年在經過一度思慮之後，他回過臉兒去望着掛號先生，嘴角邊稍帶了一些笑意。

「這是要瞧情形而說的，你那個瘋人不知是文的？還是武的？」掛號先生愣了一回子，臉兒微微的有些發紅，最後他纔急中生智的問出了這兩句話。

「說文也不文，說武也不武，他想到誰好就淌眼淚，想到誰壞就怒目切齒，完全是因為神經受了過度的刺激。」少年的眉毛又皺起來，他心裏似乎又在爲這一對可憐的兄妹在悲哀，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

那少年回答的話兒，這叫掛號先生更感到了困難，嘴唇揪了幾揪。說道：「唔！大概一兩個月……至多也不過三四個月罷？」少年尋思他這兩句話的意味，覺得在他以下至少還有這一層意思，假使三四個月不好，五六個月也就好了。……這樣下去，當然不堪設想。不遇他腦海裏又有個感覺，他並非醫學博士，我問他原是多餘的事。這就笑道：「那麼住院的手續是怎樣的？」

掛號先生對於這句問話，是感到輕鬆了許多。他笑着道：「在進院之前，至少要付一個月的住院費，假使半個月就全愈，當然可以找還你們的。還有瘋人是否你們自己送了來？倘若叫我們院裏用救護車去接，那麼要付車費十元。」

那少年感覺他這幾句話中，說來說去總是脫不了一個錢字。當然，錢是無論什麼事情的開路先鋒，沒有錢是做不了一件事的，這倒不能怪醫院不管病人的死活如何？祇管在金錢眼裏着想的。少年點了點頭，臉上浮現了一絲苦笑。說道：「這倒不成問題，預備來住院醫治，當然不會短少你們一天住院費，不過這裏章程上說的科學注射，是並不通知的，我想假

使每天要注射一針的話，這叫貧民階級的病人怎麼負擔得起？」

「也許不會每天注射一針的，假使他瘋得利害的話，這注射自然免不掉。況且你們送院的目的，原是求他全愈，不注射醫治，他又怎麼能夠好起來？」掛號先生這話把少年說得無話可答，不錯，這不能怪醫院章程定得利害，祇能怪發瘋的人太窮苦了。他的臉色更蒼白，但他臉上還是含了苦笑。說道：「你這話很對，每日注射一針，在一個月中能夠保準全愈，這倒也罷了，所考慮的，是一個月後未必能夠全愈。我想醫生當然同情貧苦的病人，在不重打針的時候，是決不會隨便注射的吧？」

「這個當然，你還用說得，況且本院的創辦，完全是慈善性質。你黃姓？這瘋人和你是什麼關係？」掛號先生聽他贊同自己的話說得對，心裏很得意。望了他一眼，悄悄的問。

「敝姓鄭，說起來，發瘋的人倒有兩個，他們是兄妹，我和他們是朋友，不過很密切。你先生尊姓？」少年還問他的姓字。

「我姓洪，哦！原來有兩個，難道同時發瘋的嗎？唉！上海這個地方！」掛號先生聽口妹倆全都發瘋，在他第三者的立場上着想，顯然他也表示無限的扼腕，輕輕的嘆了一聲。

那少年對於他的扼腕，倒並不加以注意。他的視線又集中到章程上去。凝眸想了一回。忽又抬起頭來，望他一眼。問道：「四等的每天二元，不知每間住多少病人？」

「四等的已經客滿，我想你們還是住三等的好。因為那裏不但地方靜，而且人品都下等的，你們的朋友去雜在一起，我感到有些不大相宜。」姓洪的並不考慮對方的力量如何？也是一片好意的說着。

「四等的客滿？發瘋的人竟有這樣的多嗎？」掛號先生的話，聽到那少年的耳裏，心裏感到意外的驚異。

「這個年頭兒，天災人禍，顛沛流離，妻離子散，神經失常的也就多着呢！」掛號先生因為感到近年來住院瘋人的增加，使他也發起牢騷來。那少年對於他這兩句話感覺內心隱隱作痛，嘆了一口深長的鬱氣。他沒有回答，他在計算着三等病房一個月內的住院費，四元一天，三十天一百二十元，兄妹倆二百四十元。科學注射單算隔日一針，每針以十元計，一月一百五十元。兄妹倆又是三百元，這樣要五百四十元錢，纔能住一個月，假使一個月內果然能夠痊癒。話，我為友情就是借債來負擔，我也情願。祇不過一個月內是否能復原？這是一個問題，萬一三月四月的拖長下去……他想到這裏，覺得再也想不下去。在他蒼白的兩頰上，又泛現了一層焦躁的紅暈。

「洪先生！我的朋友兄妹倆家境很苦，不知道能不能住三等病房收四等的費？最好請你代向這兒院長懇商一下。」那少年在這個左右為難的情形之下，他是不得不賠了笑臉，對掛

號先生央求。

「這個並非我不肯幫忙，因為過去也沒有破這個例，就是和院長去商量，恐怕也未必會答應罷！」掛號先生的眉毛也鎖得緊緊的，同時還搓着兩手，表示事情是非常的為難。

那少年在萬分失望之餘，祇報之以苦笑，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因為這是我朋友的事情，一時裏我也不能做主，所以我得回去和他家裏人商量商量，再會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身子已向後轉，低了頭兒，很快的步出了掛號處。秋天的風撲送到他臉頰上時，他全身會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淒涼。

「咦！你不是鄭毓秀先生嗎？」他拖着沈重的步伐，在甬道上一步挨一步的走。忽然一陣輕柔的呼聲，觸送到他的耳鼓，使他連忙抬起頭來向前望去。這一望頓時感到了意外的神奇，也不覺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到這裏作什麼來呀？」

毓秀問到這裏的時候，兩人已步到了面前。章小姐的柳眉是微蹙着，他沒有開口，先吐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我是索取章程來的，鄭先生！你呢？」

「什麼？你也索取章程來的？你家什麼人瘋了？」毓秀聽了她的話，心裏的奇怪，幾使他有些不相信，章小姐眼皮兒有些紅暈，哽咽着聲音。說道：「我爸爸瘋了，唉！可憐的老人家，是受了極度的刺激，所以精神完全失了常態。」

一 唉！有錢人有何刺激

八

「你爸受了什麼刺激？他竟瘋了。……」毓秀做夢也想不到一個身擁百萬家產的富翁也會瘋，他還以為章小姐和自己在開玩笑。

「我爸瘋的原因很簡單，他是因為金錢太多了的緣故，唉！金錢害我們一家！……」章小姐含了晶瑩的熱淚，很沈痛的回答。可是毓秀聽了這話，倒是望着她粉頰兒愣住了，暗想，奇怪！奇怪！我以為造成發瘋的因素，是為了生計的逼迫，貧窮的緣故。誰知太富裕了，也會造成發瘋的，那可不是笑話。

章小姐被毓秀這一陣子呆瞧，她似乎有些理會他發怔的原因。便正色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以為我這話說得奇怪嗎？滑稽嗎？但，不！並不奇怪，並不滑稽，金錢確實陷害了我的一家，他害我爸爸成了瘋，他殺死了我的哥哥，同時他又破壞了我純潔的愛情。……」章小姐說到這裏，兩頰透露了一些玫瑰的顏色，她那秋波脈脈含情的在他臉上投了一瞥無限哀怨的目光，似乎有些羞澀的神態。

毓秀覺得章小姐的話是非常的憤激，尤其是她末了這一句話，更說到自己的心眼兒裏去。他對於章小姐的一片深情，是祇有感到深深的慚愧。望着她的臉頰，幾個月不見，確實是瘦削了許多。瞧她這樣嬌羞怨恨的情景，真所謂是為郎憔悴却羞郎了。回首前塵，自然是不能感慨系之。遂忙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這話我不懂，你哥哥又如何會被金錢殺死的？」

章小姐見他的臉兒也有些發紅，便瞟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難道沒有瞧到報上登載章如海被桑士杰行兇殺死的新聞嗎？」

毓秀猛可聽了這個話，心中大吃一驚，臉上陡然變色。說道：「喲！原來章如海就是你的哥哥嗎？……」

章小姐見他這樣驚駭的模樣，一顆芳心，不但是奇怪，而且是疑竇叢生。凝眸含顰的望着了他，覺得他以下至少還有幾句話兒，然而他却並不曾說下去。於是再也忍不住問道：「鄭先生！怎麼啦？你……」

「沒有什麼？想不到章如海就是你的哥哥，因為他被桑士杰殺死了，所以我感到吃驚，聽說桑士杰殺你哥哥的動機，是爲了蹂躪他的妹子秋露，是不是？」毓秀不等她說下去，就微含了笑意，搖了搖頭。

章小姐聽他對於這件事情很是詳細，心裏這就愈加孤疑，頻頻的點了點頭。說道：「不錯，你如何知道？……哦！莫非你和桑士杰是要好朋友嗎？」她問到這裏，烏圓的眸珠一轉，靈敏的感覺，使她想到了鄭毓秀也會到這兒來的緣故。

毓秀想不到被她一語道破，臉上這就更脹得紅了，支吾了一回。說道：「對啦！你真聰明。這事情我覺得太湊巧……」章小姐這才明白毓秀所以不愛自己的原因，一定是爲了秋

露的確，我曾和秋露見過一次面，雖然是一次，但我的腦海裏已有一個深刻的印象，秋露真的太美麗了，然而秋露被我哥哥摧殘了。今日的鄭毓秀，也正和我章毓同樣地站在失態的地位。這樣想着，心裏當然是有無限的感觸。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那我就知道你來這兒，也是索章程的吧！因為桑士杰他也瘋了。」

「是的，桑士杰瘋了，他的妹子秋露也瘋了。」毓秀覺得沒有瞞騙她的必要，就赤裸裸的告訴了她。臉上是浮着濃霜那樣的憂鬱，他說話的聲音帶有些兒顫抖。

「啊！秋露也瘋了嗎？她……她……爲什麼瘋呢？」這消息送進了章毓珠的耳鼓，她不禁失聲地叫起來。半個月前還瞧見過她，雖然那時候她的意態，是這樣的憤激，這樣的悲癡。但我同情她，我可憐她，她是在淺暴勢力下被犧牲的一個弱女子，環境逼成了她悲慘的命運。一個美麗的姑娘，終於被壓迫得瘋了。毓珠有些傷心，她的眼角旁已展現了那珍珠似的一顆。

毓珠會因秋露瘋了而淌淚，這在毓秀的心裏是感到意外的驚異。他的眼皮有些紅潤，嘆道：「秋露的瘋沒有希奇，唉！她的遭遇太慘了，太慘了！在這樣環境之下，她不瘋，她祇有死……」

毓珠覺得毓秀的話太沈痛了，她爲女子處身在社會上的前途着想，她幾乎欲掩面哭泣起

來。

「章小姐！你同情秋露的發瘋嗎？」毓秀望着她滿頰是淚的臉兒，驚異地問。毓珠伸手指在頰上拭去了淚痕，秋波含了無限痛恨的目光，咬着牙齒。說道：「當然，不但同情，而且悲痛。……」

「那麼你並不悲憤你哥哥的慘死嗎？……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心裏愈加感到奇怪。他幾乎不相信秋露是她哥哥仇人的妹子。

「鄭先生！你問我這個話，你真太明白了。造成哥哥的慘死，這不是桑士杰的罪惡，一半固然是自身的作孽，一半却是金錢的禍害。這種青年中的敗類是死不足惜的，我說這話，並不是沒有兄妹的情分。我完全認清楚我的頭腦，對這事件來作個因果的結論。祇有可憐的秋露兄妹倆。他們的成癡是我哥哥來造成的。不過真正的罪人，還是歸至於金錢。因為哥哥是受了金錢的驅使，去誘惑秋露，使哥哥做一個喪失心肝的無賴，而秋露又因為金錢的引誘，結果她悲慘的命運。所以說來說去，還不是爲了金錢的作祟嗎？爲了金錢支配的不平等，因此造成金錢魔力的偉大。假使人人都有金錢，視金錢如糞土，大家都都不希奇，這樣金錢不足失却播弄貧富間的效力了嗎？……」

「章小姐！你的思想不錯，你真不愧是個時代的新女性。」毓秀聽了她這一篇絮絮的

話，心裏不免表示暗暗的敬愛，望着她紅暈的兩頰，連連的點頭。

毓珠聽他這樣贊美着，覺得在半年前也許殺掉他的頭，他也不肯這樣說吧！一時芳心裏也不知是悲酸是喜歡？眼淚竟撲簌簌的滾下來。但是她又感到太難爲情了，因爲這滿淚說不出一個緣故，於是她很快的別轉身去，把手背去揉擦着眼皮。

毓秀瞧她這個情景，當然明白她在傷心過去是太受一些兒委屈了。心裏也感觸十分，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就在這嘆氣之間，毓珠又很快的回過身子來。烏圓眸珠，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。低聲的問道：「你章程拿了沒有？」

毓秀聽了，這才把袋中的章程取出，交到她的手裏去。毓珠微咬着紅紅的嘴唇皮，凝眸含嚔的瞧了一遍。抬頭又向他悄悄的問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預備怎麼樣？你和桑士杰兄妹是朋友，你當然願意互助他們一下，對不？」

「我的力量太薄弱，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我覺得慚愧。」毓秀的兩頰有些發紅，他的話聲是那樣的低沈。毓珠點頭道：「這沒有什麼慚愧，你的俠義心腸，是足以令人敬佩的。你不用憂愁，我一定可以幫助你達到成功的目的。」

毓珠這兩句話是出乎毓秀意料之外的，不免對她停住了一回子。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這話可當真的嗎？」

毓珠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對朋友這樣熱心，我對朋友難道就沒有這樣熱心嗎？鄭先生！我決不騙你，我們且進裏面去和醫院接洽定妥了罷！」

毓秀聽他這樣說，當然非常的感激，遂很恭敬的向她行了一个鞠躬禮。說道：「章小姐肯這樣仗義，真是難得，我在這裏先代他們兄妹倆向你道謝了。」

毓珠紅暈了兩頰，慌忙把身子讓過一旁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太客氣，叫我不敢當，我想也不必和醫院去接洽，此刻我們就各自回去把他們接了來住院，你瞧怎麼樣？」

「好的，準定照章小姐的意思辦吧！」毓秀點了點頭，表示非常的贊同，於是兩人並肩走出了上海神經療養院的大門。祇見人行道旁停着一輛簇新的自備汽車，車夫見小姐走出，便拉開了車廂的門。毓珠道：「鄭先生現在府上那兒？我祇想跟你作個朋友，其實你不用避我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明眸在他頰上逗了那一瞥哀怨的目光，忍不住又嘆了一聲。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心裏既感動又慚愧，也嘆口氣。說道：「我沒有話可以跟章小姐說，我祇有感到無限的惶恐，假使你不怨恨我的話，我希望你可以常到利善書局的編輯室來談談。……」

毓珠似乎在他這幾句話中得到了很深的安慰，她覺得自己的確是勝利了。在十分哀怨的粉頰上，不免透露了一絲笑意。揚着眉兒，烏圓的眸珠一轉，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話我不明白，憑什麼我要怨恨你？我明白你的心，所以我才說是金錢破壞了我的愛情。但……你應

「我相信我，我雖然是處身在富貴的家庭裏，我決不會像我哥哥那樣腐敗的。」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一時也感到不好意思起來。微紅了臉兒，却說不出一句話。毓珠瞧他這樣情景倒又不禁爲之嫣然。向他揮了揮手，說道：「我不送你，現在你快去伴秋露兄妹倆來醫院是正經，我也回家伴爸爸來，反正回頭我們還見面哩！」說到這裏，一顆芳心非常的羞澀，我波瞟了他一眼，她的身子已跳進車廂裏去了。

毓秀站在人行道上，望着汽車的影子在斜陽光輝中消失了後，忍不住又嘆了一聲。原來寧如海就是她的哥哥，想不到半年後的她，還是同半年前對待我的情形一樣。唉！那我真辜負她了。想到這裏，覺得毓珠的可愛，而且也感到她的可憐。跳上一輛人力車，在到秋露家裏去的途上。腦海裏浮起過去一幕一幕的事實，覺得這彷彿是個可歌可泣的慘劇。

閱者諸君且不要性急，這一個悲慘故事的展開，所以造成書中主角發瘋的原因是什麼？侍執筆者慢慢地記錄在下面，讓讀者明白一個詳細吧！

二 因失帕巧逢崇拜人

「唉！春天是多麼撩人情思的季節。」鄭毓秀在一間斗形式的臥室中，倚着那扇一方口大小的窗戶旁，憑欄望着天空，是碧青得可愛。燕兒是十分的活潑，在白雲堆裏迴環的追

連。春風是那樣的柔軟，陽光是多麼的溫暖。在他心裏有了一陣感觸，使他說不出所以然的竟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
懶懶的離開了窗口，走到那張寫字檯旁坐下。取出抽屜中的稿紙，捉着筆兒，對着稿紙上的小方格子呆呆地沈思了一回。約摸有了五分鐘後，他的眸珠轉起來，似乎已得到了一個很曲折的故事，正欲先來寫一個具體的結構。突然嘩啦啦一陣倒牌的聲音，觸送到他的耳鼓。毓秀心頭不免有些着惱，把正接觸到紙上去的筆尖，又停了下來。但這些倒牌的聲音，還不夠他的刺激。接着打孩子的聲音，孩子的哭聲，娘的罵聲，一古腦兒都從前樓播送過來。

「大毛！今天是星期日，要你埋着頭寫什麼斷命字？我要玩牌了，你故意不把小毛領到外面去玩玩，却叫他纏繞着我，你心裏高興嗎？快領去，快領去，你再寫字，我把你簿子也撕了，下學期不給你再上學校裏去，看你怎麼樣？」

「前樓嫂嫂，你罵他們作什麼？我們快早些入局了，時候不早，十二圈牌恐怕要又到七點鐘了，阿囡爹回來，他是要罵我的呢！」

「亭子問阿姨真也可憐，玩玩雀牌老是偷偷摸摸的，像我那口子就不會管賬的。」

「這是你的福氣，纔嫁了這麼好性子的丈夫。我那子子的斷命牌氣真不好，動沒動就會

擲東西的，不過我若一使性子，他倒也會不敢再吵了。」

「男人家就是這種蠟燭脾氣，阿姨平日是太好了，所以他纔會不許你玩牌，其實女人家玩玩小牌解個悶兒，上海地方又有什麼希奇！阿姨我教你，以後你要待他兇些，他就會怕你哩！」

隨了這幾句話後面是一陣像鴨羣走過那麼的笑聲，真是歡悅得了不得。鄭毓秀恨恨的把筆套上，以拳擊了一下桌子，罵聲廢物，他覺得再也坐不下去了。剛纔結構的那個故事，已被前樓幾陣笑聲中消散了。他氣憤憤的站起身子，在衣架上取下那件發蘭絨的西服，披在身上。很快的走出房門，當他關上房門的時候是特別的響一些，砰的一聲，這彷彿給予前樓的一個警告。然而前樓是並不會注意這個警告的，她們的笑聲牌聲依舊還是在這空氣裏蕩漾着。

今天的氣候實在不錯，風和日暖，天高氣爽，馬路上的行人，男男女女都已換了春裝，可說絕對找不出冬的痕跡來。鄭毓秀走出弄堂的時候，心裏還是非常的憤恨，不過在馬路上被幾陣春風撲面後，他的全身纔感到了輕鬆許多。

當毓秀經過黃金大戲院門口的當兒，祇見買票的人真是擁擠得了不得，幾乎把戲院門口擠得水洩不通。心裏暗想，今天是星期日，無怪生意這樣好。不過在報上曾瞧見黃金的票

價，確實很驚人，七元錢瞧一場戲，那真了不得，唉！上海真不窮！

毓秀在這一聲嘆息之間，他的眼睛又瞥見黃金對過馬路的一幕擁擠的情景，這的確比買票的是擁擠。「這在作什麼？」在毓秀腦海裏既有了這麼一個疑問後，他就定睛仔細望了過去。原來這不是戲院的門口，却是一升米店的門前，擁擠的人羣，都是鳩形鵠面，形容枯槁，衣衫襤褸，你拿了麵粉袋，我拿了竹籃子，一字兒的在排長蛇陣。

這給予毓秀的刺激更深刻了一些，腦海裏震動得很利害，臉色有些灰白，他不忍再瞧這兩相對照懸殊的情景，低了頭兒急急的走，胸口彷彿有塊鉛質那樣重的東西鎮壓着一樣難過，他幾乎有些透不出氣息來。

「上海人還是幸福的！唉！」忽然毓秀心中想起寧波公報上登載的，他們每人祇能用信殼去糴米的消息，這就覺得上海人拿麵粉袋竹籃子排長蛇陣去糴米，究竟還是幸福的。毓秀暗地自語了這一句，却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不過他立刻又浮上了一個感覺，寧波的米貴，是因為確實沒有米。海口封鎖，不能運入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然而上海呢？則情形不同，說米沒有吧！你瞧報上那一天不登着有大批私米運滬，二萬包，三萬包，源源而來。既然米的來源不絕，但爲什麼仍要一天一天的行情飛漲呢？一日漲十元，那是不算希奇的一回事。推其原因，當然是米蛀蟲在作祟，他們有了幾百萬的家產，似乎還不夠他們的富裕，所以祇

管把所有的米囤積起來，要滿足他們貪得無厭的慾望。因此使市上一般貧民階級，都要作馬路上的餓殍。唉！其心之酷，甚於毒蛇猛獸。他們的理智已沒有了，喪心病狂的舉動，簡直像拿了手槍在殺貧民。不但是在滅絕自己的同胞，而且是在破碎自己的國家！這種投機操縱的王八，真是殺不可赦，殺而又殺！假使我有手槍的話，一定要予以打擊者以打擊。……毓秀想到這裏，恨得咬牙切齒，格格有聲。他拳兒握得緊緊的，眼睛裏幾乎要冒出火星來。

經過了這一陣憤憤不平的思忖，毓秀的身子已是踱到了法國公園的門口。他覺得胸口太氣悶，非進裏面去透一透空氣不可，摸出了二毛錢，購了一張票子，慢慢地步進了公園。遊人很多，紅男綠女，攜手偕行，臉上都露着春天裏的紅暈和笑容。

毓秀心裏感到奇怪，春天是大家的，為什麼春天給予他們的是喜悅和快樂，活活潑潑地都像自由的小鳥。然而春天給予我的却獨獨是苦悶和鬱勃，奇怪！春天難道也有偏心嗎？

他嘆了一聲，懶懶地覺得舉不起脚步來，就在一棵挺大的樹蔭下椅子上坐了。對着他面前的是一個花塢，裏面植了金黃色的喇叭花，在陽光吮吻之下，是更吐得怪嬌艷的，彷彿是個二八女郎，正在向人發出甜笑的模樣。毓秀凝眸含顰的望着，不免出了一回子神。因為陽光太強烈的緣故，他的目光受不住牠的壓力，於是又慢慢他垂下頭兒來。

就在他低頭的時候，忽然發現自己脚下有一方紅白相讓的絲帕兒，這倒出乎意料之外

的。毓秀隨手拾了起來，一陣風過，還聞到一股細細的幽香。從這一點猜想，顯然那是姑娘的東西，毓秀拿到鼻上嗅了嗅，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他的腦海裏浮上了一個幻想，這手帕的主人不知是個怎麼樣的姑娘？很年輕吧！很美麗吧！……不見得，也許是個少婦，也許是個徐娘半老的女子……想到這裏，自己也笑起來。太無聊了，這也值得去費心思？因為這並不是一隻鑽戒，或者是一件貴重的物件，祇不過是方價值七八角錢的小手帕，失主決不會受到找尋的影響，我拾到了算爲己有，也決不會有損於道德的，毓秀這樣想着，於是他把這方小絲帕內有股子細香，使他一顆寂寞的心裏，感到相當的安慰，他對於這方手帕，是十分的珍愛。

不料他剛把手帕插入袋內去，就見那邊樹叢裏走來一個莖蔻年華的姑娘，身穿一件淡紅嗶嘰的旗袍，手挽了一件白嗶嘰的單大衣，脚下是雙半高跟的香檳皮鞋。雖然望過去還不能十分清楚的瞧她臉蛋兒生得如何？但單瞧她臉兒的輪廓是很秀麗的。

那姑娘急匆匆的正欲走到毓秀的身旁，見椅上已坐了一個年青的男子，於是她並不走進來，老遠的把她秋波在毓秀坐着的四周望了一回，便立刻背過身子，又向前匆匆的走了。

毓秀是個很聰敏的人，對於那位姑娘的舉動和意態，心裏早已明白她是找絹帕而來的，既然失主來找了，那是理應還給人家的。於是站起身子，便鼓足了勇氣。向她喊道：「喂！

這位小姐！你不是找手帕兒來的嗎？」

這話聽到那姑娘的耳裏，很顯明的自己怕兒被他拾去了。於是又回過身子，見毓秀已起來，遂也趕上兩步。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剛纔我曾在這兒坐一回，落了一方小手帕，原不值什麼，因為走不多遠，所以來瞧一瞧，你先生可瞧見過了嗎？」

「不錯，我是拾到的，這一方手帕是不是？」毓秀聽他這樣說，遂伸手把袋內怕兒抽出來，向她揚了揚，給她瞧仔細。她見毓秀已插在自己的西服袋內了，忍不住感到有趣，抿嘴嫣然一笑。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就是這一方手帕。」

毓秀這就不交還了她，那姑娘接在手裏，向他彎彎腰。烏圓眸珠一轉，秋波在他臉上掠了一下，芳心裏有個感覺，倒是個挺俊美的少年。有了這個感覺之後，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？兩頰會像玫瑰花樣的紅起來，遂點頭謝道：「多謝你，你先生貴姓？」

「我姓鄭，小姐尊姓？」毓秀對於她會問自己姓字，這是感到意外的驚喜。覺得這機會不能錯過，遂也含笑反問着她。那姑娘眉毛兒一揚，露齒笑道：「我姓章，鄭先生一個人在閒散？今天大概放假吧！」

毓秀心裏想，倒是個挺會交際的姑娘。便笑道：「現在這個年頭兒，瞧戲院逛舞場，太對不住自己的良心，唯有公園裏纔是年青人正當遊玩的地方。章小姐大概在什麼地方讀

書？」毓秀因爲瞥見她脅下除了那隻白色的皮匣外，還挾着一本書，所以話鋒又轉到這個頭上來。

「我在亞洲女子中學讀書，星期日坐在家裏太悶，到繁華場上去，真如鄭先生所說太對不住良心，所以祇有到公園來呼吸一些新鮮空氣。鄭先生在學校裏讀書？還是在辦事了？」章小姐聽他開口就有不平凡之聲，知道他是個前進的少年，一顆芳心，對他更有個好感的印象，不知怎的？却有些戀戀不忍走開。

毓秀聽她問自己在讀書還在做事的話兒，兩頰這就做紅起來。搓了搓手兒，哎唔了一回。方才囁嚅着道：「不！我没有……現在空閒着……」

章小姐見他這個模樣，心裏好生猜疑。不過從他臉紅的態度看來，決不是個浮滑的少年。這就凝眸含顰的盯住了他臉兒，說道：「那麼你的爸爸在那兒作事的？」

「我爸爸早已死了！」毓秀見她這樣喜歡愛管閒事，不免也向她凝望了一眼。

「那麼你媽媽呢？」章小姐見他的神情有些奇怪，索性問他一個仔細。

這回毓秀並不說話，祇把頭兒搖了兩搖，來代表他的答覆。章小姐聽他父母雙亡，覺得這人有些神祕，遂挨近椅旁坐下來。把手在旁邊椅上拍了拍，向毓秀瞟了一眼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坐下，那麼你家裏還有什麼人？」

毓秀對於她這樣落落大方的舉動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心裏暗想，這姑娘莫非是不正當的女子嗎？毓秀既有了這層考慮，不免疑惑了一回。但人家已經招呼自己坐下，我豈能聽而不聞的裝木人嗎？反正我是個窮少年，她就是要設計騙我，也祇有把我身子騙去了。於是就在她的身旁坐下，可是却距離得很開。依然搖頭說道：「我家裏沒有什麼人了。」

「祇有你一個人嗎？……」章小姐心裏愈加奇怪起來，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殷紅的嘴唇，皮子，呆呆的望着她出神。

毓秀點了點頭，他的視線接觸到椅子上她放着的皮匣上去。祇見皮匣的上面那本書，封面正向着自己。這就見很顯明的印着「萬里長風」四個美術字，下首還有鄭毓秀著四個字。忍不住啞了一聲，嘖嘖的笑起來。暗想，原來那姑娘還是瞧我著作的一個讀者哩！

章小姐聽他突然笑起來，同時兩眼又凝望着那本書出神。一顆芳心，好生不解，忽然想着他姓鄭的，似乎有些理會過來似的，秋波瞞他一眼。嫣然笑道：「鄭先生的大名是……」毓秀拿起這本萬里長風，翻了翻，却是含笑不答。章小姐是個絕頂聰敏的姑娘，這就猛可的理會過來了。眉兒一揚，烏圓的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。笑道：「哦！哦！你你莫非就是鄭毓秀先生嗎？」

「不敢！……章小姐的芳名是什麼？」毓秀聽她一言道破，這也可見她是多麼的聰敏

了。祇說了一聲不敢，又覺得羞人答答的怪難為情，那兩頰又紅起來。但轉念一想，在一個姑娘面前臉紅，那是太暴露自己的弱點。於是又竭力鎮靜了態度，向她低低的問出了這一句話。

「草字毓珠，嗚！鄭先生！恕我有眼不識，原來你就是我崇拜的一個文學家，久仰久仰！今天不知是什麼好日子，纔會遇到了你，鄭先生！你的文章真好，我是常常拜讀的。」毓珠一聽果然是的，她的櫻口微啓，便清脆十分的絮絮地說出這許多話兒來。

毓秀見她拉開了小嘴兒，這一分兒得意高興的神情，心裏倒也蕩漾了一下。笑道：「章小姐！你少說幾句褒獎的話，我覺得十分不好意思。」

毓珠秋波返給他一個嫵媚的嬌笑，說道：「這我倒並不是捧你，你的作風真好，你瞧我隨時隨地帶着你的著作，這是個事實，你說對不？」

毓秀不好意思回答，祇有微微地笑着。忽又問道：「章小姐芳名的月珠，可是月兒的月嗎？」毓珠很得意地搖了搖頭，笑道：「不，和你的毓字一樣，我想這事情很巧，好像是兄妹樣的。……不！也許是姊弟。……」毓珠有些得意忘形，既說出了口，倒又感覺非常的難為情，兩頰添了一圓圈紅暈。但她忽又嘆的一笑，送給他一個媚眼，下面又這樣地改了一句。

毓秀想不到今天有這樣的懣遇，心裏真樂得什麼似的。望着她玫瑰花兒似的臉頰，真是愈瞧愈嬌媚，愈瞧愈可愛。忍不住也笑道：「不見得，章小姐的年齡未必會超過我的。」毓珠抿嘴一笑，秋波斜乜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那麼你的青春多少？」

「二十二歲，章小姐呢？」毓秀低低的說。

「可不是？我二十四歲，比你大兩歲。」毓珠轉着烏圓眸珠，啞啞的笑。

「我不相信，你做使有二十四歲，我一定三十歲了。」毓秀搖了搖頭，表示她的話是騙着自己。毓珠聽他說得有趣，這就吃吃的笑起來。說道：「真的，我今年二十歲了。那你可以相信嗎？」

毓秀見她這樣可人的意態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愛處。點頭笑道：「二十歲我還相信，不過我當時猜着，你最多不過十八歲罷了。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芳心也是又喜又羞，秋波却還給了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毓秀笑了，毓珠也笑起來。

兩人嘴角旁都含了笑意，默默地靜了一回，心裏都在想着今天的巧遇。春風微微地吹在兩人的臉頰上，各人都泛現了青春的紅暈。毓秀幾次要問她身世的話，已經塞到喉嚨口來：但却始終鼓不起勇氣。最後，還是毓珠向他睜了一眼。問道：「鄭先生的著作共有多少？我曾瞧過你三部，那部大地的女兒最有趣味了。」

「我原祇有出版三部書，想不到章小姐全都瞧了，那你真不愧是我一個知己。」毓秀這才回眸望着她臉兒，又低低的笑着說。

毓珠聽他這樣說，似乎感到意外的驚喜，微側了粉臉兒，笑容沒有平復的說道：「知己？你真認我是你的知己嗎？愛！我在瞧大地的女兒的時候，我心裏就想，這位鄭毓秀先生準是個年青的，熱情的，前進的少年，今日相見之下果然不錯。我曾幾次想寫信給大南書局，因為這本書是也們出版的，可是我却始終沒有這個勇氣。想不到現在究竟被我遇見了，鄭先生！我願意跟你交一個朋友，不知道你心裏可願意嗎？」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方知她的心裏是早有我的一個人了，心裏不住地蕩漾。笑道：「章小姐瞧得起我，我心裏喜歡都來不及，怎麼還會不願意嗎？」

毓秀這話聽到毓珠的耳裏，滿心是充滿了甜蜜的滋味。嘆的笑道：「那麼你府上在那兒？難道真的祇有一個人住着嗎？」

「舍間在南洋橋，天同坊十六號。因為我父母都在我幼年時死的，我是一個寡孀撫養大的，不料在我高中畢業那年，寡孀也拋我去了，所以我現在確實是祇有孤零零的一個人。」毓秀聽她這樣問，遂收起了笑容，很正經的告訴着。

毓珠蹙了眉尖，秋波脈脈含情的凝望着他，似乎對於毓秀身世的淒涼，感到無限的同

情。低低的說道：「那麼鄭先生孤獨的生活確實是很苦悶的，平日除了寫稿子外，不知還幹些什麼事？」

「除了寫稿外，也沒有什麼事情幹，不是踱了一回馬路，就是躺在床上休息着。或者到公園裏來坐一回，這樣的生活，開始倒也有兩年了。」毓秀見她含顰的意態，覺得另有一種楚楚的風韻，遂凝望着她又輕輕的回答。

「這樣的單調的生活確實太寂寞了，鄭先生難道沒有朋友嗎？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心裏未免感到有些兒奇怪。

毓秀似乎很感喟的嘆了一口氣，却又微微的一笑。說道：「朋友可也不少，但社會上的朋友是酒肉的多，今天我請客，明天你請客，這樣交朋友纔有味。若一本正經祇有談談的資格，朋友也會漸漸地疏遠的。章小姐！你說這話對不？」

「鄭先生這話真不錯，處身在上海的青年，那個不是醉生夢死的在過活，像鄭先生那樣不上跳舞場不到戲院的青年，真也找不出第二個了。單這一點，就令人佩服。」毓珠頻頻的點着頭，明眸裏含了無限底柔情密意，向毓秀脈脈地瞟了一眼，顯然她內心是非常的感動。

毓秀微紅了臉兒笑道：「章小姐別那樣說，沒有離開上海的青年，總不是有勇敢的人，所以我慚愧。」毓珠搖了搖頭，纖手掠着被風吹亂的鬢髮。說道：「那也不能一概而說

的，各人有各人的環境，要離開上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想我們留在上海的青年男女，祇要能對得住自己，那也就是了。」

「這話是灣極，對極，所以我說章小姐的思想就不平凡。」毓秀連說了兩聲對極，忍不住笑了。毓珠當然很得意，揚着眉毛兒也嘍的一聲笑起來。

一回，毓珠就時又沈思着道：「鄭先生說不上戲院和舞場，那麼對於小說的資料，是什麼地方去找來的呢？」毓秀笑道：「上海社會的動態，目所睹，耳所聞的，若稍加以注意，覺得無一不是小說絕好的資料，所以我認為小說的資料實在是無窮盡的。」

毓珠笑道：「這話倒也未始不是我見鄭先生著作中描寫兒女之情，真是細膩入微，而且令人感動，我想鄭先生在情場中定是富於經驗的，是不是？」說着，俏眼兒瞟着他，忍不住又神秘的笑。

毓秀紅暈了兩頰，却搔了搔頭。笑道：「完全空中樓閣無非一種理想而已。章小姐別見笑，我確實不知道情之一字，究竟是什麼的泉面。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抿了抿小嘴，哼了一聲。笑道：「你這話誰相信，鄭先生要沒有女朋友的話，隨便什麼東西我都請。」毓秀見她這可人的意態，心裏是微微地蕩漾，望着她紅蕃薇那麼的臉兒，笑道：「打從今日起，也許我有一個女朋友了。……」

毓珠不等他說完，便送給他一個媚眼，但立刻又背過身子。毓秀雖不聽她有笑的聲音，但早瞧了她兩肩一聳一聳的情景，也可想她是笑得那分兒有勁的了。

「章小姐的爸媽想來一定全健在着吧！不知你的府上是在那兒？」兩人靜生了一回子，毓秀再也忍不住的問出了這兩句話來。毓珠這才回過身子，點頭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家很熱鬧，爸爸媽媽，哥哥嫂嫂，還有一個姪女兒，今年三歲了，怪活潑可愛的，舍間是在靜安寺路愚園路口，三百十八號，鄭先生有空請過來玩玩。我是很歡迎你的。」毓秀聽她說話的口吻，知道這位姑娘定是一位有錢人家的女兒，遂笑道：「改天我一定來拜望你，章小姐的爸爸是在什麼地方辦事？不知大號是什麼？能告訴我嗎？」毓珠道：「爸爸名叫乃千，他是華洋銀行經理，人兒很慈和，他見了有為的青年，心裏是很喜歡的。」說着，又把俏眼兒斜乜了他一眼，抿嘴嫣然的笑。

毓秀覺得她這幾句話至少是含有些兒神秘的作用，這就紅着臉兒又微微的笑。兩人啾啾的談着，正是愈談愈投機，大有相見恨晚之概。不知不覺的竟已日薄西山，暮雲四佈。兩人這才並肩走出法國公園。照毓珠的意思，很想和他到錦江茶室去吃些點心。但因為他是一個樸實的青年，生恐他怪自己太浪漫，所以不敢啓齒，在公園門口，祇好點頭含笑，各自分手了。

毓秀一向生活是十分的單調，今日無意中居然結識了一個美麗的姑娘，覺得這也並非偶然的事。心裏自然是非常的歡喜。所以在他回家的途上，全身是感到無限的輕鬆。不料當他一脚灣進大同坊的時候，忽然裏面也走出一個少女。手裏拿着一把銅勺子，竟被毓秀一脚踢落地下去了。

三 閒磕牙促膝話同情

毓秀心內因為很興奮的緣故，所以走得特別快速一些，不料因此就把人家姑娘手中拎着銅勺子踢到地下去了。那姑娘在冷不防之間，心裏當然大吃了一驚。蹙起了眉尖，正欲嬌嗔地發作幾句，誰知凝眸望見的却是毓秀，也許爲了是彼此時常見面的鄰居，不好意思責怪人家，所以她一臉的嗔意又平靜下來。

毓秀在踢下人家的銅勺子後，心裏也是非常的驚慌，他也不瞧那姑娘是誰，先俯身把銅勺子拾起，當他交還那姑娘的時候，兩人的臉兒遠就瞧個正着，毓秀暗想竟是認識的，不過却從來沒有招呼過。遂忙含了滿面的笑容，很抱歉的說道：「對不起！可曾累痛了沒有？你在泡水嗎？」

那姑娘一面接過，一面含笑點頭。說道：「沒關係，鄭先生纔從外面回來嗎？」說着，

俏眼兒又瞟了他一眼。毓秀聽她喊出自己的姓字來，心裏奇怪得不免向她愕住了一回子。就在這愕住之間，順便把她打量起來。

她身穿一件湖色士林布的單旗袍，袖子很短，那露着的臂膀好像嫩藕似的白胖。頭髮是烏黑的，却没有燙過。臉兒像剝出雞蛋似的，絕對没有一些兒癩點的。眉毛兒並不過分的細，但彎彎的很長。覆着下面兩隻滴溜烏圓的眸珠。顯出十分聰明的樣子。今天爲了略加修飾之後，比往常瞧見的確實要美麗許多。毓秀忽然想着自己是個年青的男子，不該向一個姑娘這樣呆瞧。於是他立刻又笑道：「我纔回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以下似乎還想說句什麼，但他終覺不好意思，一點頭就匆匆的走了。

毓秀回到家裏，一脚跨進房內，那前樓打牌的聲音，就很響亮的觸送到耳鼓。心裏很討厭的想，還沒有完畢嗎？脫了上褂，走到桌旁坐下，靜靜的沈思了一回。腦海裏不免又想起公園裏豔遇的一幕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甜蜜。覺得那位章小姐確實是崇拜我的一個姑娘，初次見面，就對我這樣熱誠，可見她一顆芳心真已把我當作知音看待了。

不過章小姐是個貴族小姐，聽她說的家裏住址，也許是個住宅房子。這就想到自己那個斗形的家，未免覺得有些寒酸。但願她不要來望我纔好，不然，這叫人是太感到不好意思了。一個貧寒的青年，要和一個貴族的少女交朋友，已屬不相稱，那何況較朋友更進一步的

階段，這簡直在夢想，毓秀心裏彷彿受了一重打擊，全身淋了一盆冷水，火樣熱的希望，也就立成泡影的了。

毓秀感到自己和章小姐的階級相差太遠，因而又想起剛纔弄口遇見的那個不知姓名的姑娘，倒是個小家碧玉的身分。論她的容貌，可說是不下於章小姐，論她的年齡也許比章小姐更輕些。這樣情竇初開的姑娘，確實是最令人感到可愛的。想起來真也奇怪，她怎麼能夠知道我姓鄭呢？剛纔她會笑盈盈的向我叫鄭先生，可見她對我也是表示好感的。

哦！哦！毓秀以手加額的拍了兩下，忽然哦哦想起來。因為她有時候也到這兒亭子間阿姨那裏來玩，也許是阿姨告訴她的嗎？不過人家無緣無故的怎麼會告訴我的姓字？除非她在問了。因為我有一天回家，經過亭子間的時候，瞧見她也在裏面坐着。但她為什麼要注意我，難道她和章小姐一樣的要和我交個朋友嗎？想到這裏，在萬分孤獨寂寞之餘，他倒忍不住又得意地笑起來。想不到我這麼一個貧窮的少年，居然也會有美麗的姑娘來和我表示好感，這我不是太幸福了嗎？

毓秀這樣想着，心裏感到無限的興奮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一陣走路的聲音，在房門口經過。毓秀連忙回頭去望，祇見一個人影子閃過，已走到前樓房中去了。接着前樓便有清脆動聽的話聲在說道：「阿姨！你今天風頭好不好！紅碼子這許多，想來是大贏的了。」

這是阿姨的口吻，毓秀是聽清楚的。「桑小姐！可不是？我今天的牌風好極了，坐下來就是一付清三翻，三輪獨贏，你看可了得嗎？」

大概又是桑小姐輕微的笑聲了，說道：「阿姨贏了這許多錢，我們可要吃東道的。」聽阿姨回答的話是很得意，笑道：「這個當然，桑小姐！你等着，晚上我請你瞧影戲去。」

「那麼我們輸了錢，阿姨也帶着請請我罷！」這是前樓嫂嫂的話聲，接着便是衆人的嘻嘻哈哈的笑，充滿在這暮色的空氣中。

毓秀昂着臉兒祇管向前樓板壁出神。心中暗想，這個桑小姐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呢？聽她說話的聲音是怪清脆可愛的，不知她的臉蛋兒也和她的話聲同樣的可愛嗎？想到這裏，忽然又自罵道：「愈想愈無聊了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那不是笑話嗎？」這樣說着，又覺得暗自好笑。

就在這時候，忽然「蓬」的一聲，響自房門口。毓秀回頭去望，原來是個正在學步的孩子，摸索到自己房門口的時候，竟跌了一交。毓秀見他哇哇的大哭起來，遂慌忙趕了過去，把他抱起，笑着哄道：「別哭！別哭！跌痛了沒有？」

「小王！你怎的一個人摸索呢？」這時候前樓嫂嫂匆匆奔出一個姑娘來，見毓秀抱着小王，給他撫摸膝踝，遂也蹲下了身子，還笑怪着小王。

毓秀見那姑娘可不是別人，正是剛纔弄口遇見的這個小家碧玉。心裏這就暗想，阿姨喊的翠小姐，大概也就是她了。遂望着她微微的笑道：「纔學步的孩子就最喜歡摸索着走，還好，順勢的翻倒了，沒有跌得利害，是你的弟弟嗎？」

翠小姐聽他這樣問，便微紅了兩頰，搖頭笑道：「不是，她是我的姪女兒。」說着，已把小玉抱着站起來。毓秀也跟着站起身子，睜她一眼。笑道：「姪女兒？是你哥哥的孩子嗎？」

翠小姐點了點頭，抱着小玉聞個香，手兒拍着他的背部，祇管連喊小玉別嚇。毓秀見她並不走開，遂又含笑問道：「你們也住在弄中嗎？」

「唔！我們住的十八號。」翠小姐繞過刻意的俏眼兒，在他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「這樣說來，我們祇隔一幢房子，你瞧我這人可糊塗，你喊得出我的姓，我却不知小姐姓什麼？請裏面坐回兒怎樣？」毓秀微彎了腰兒，把手擺了擺，又很隨便的問着。

翠小姐雖然覺得一個女孩兒家安走到一個年青的男子房中來坐，這似乎不太好意思了一些，不過人家既然招呼了，假仗拒絕了人家，這叫也未免有些難為情。況且自己的心裏也很奇怪。對於這位鄭先生却表示非常的好感，我怎能捨得錯過這一個機會呢？翠小姐既然這樣想着，她便仗了小玉的胆量，笑盈盈的就把腳兒跨進房中來。

毓秀見她居然不避嫌疑的進來了，心裏當然很喜悅，遂請她在桌旁坐下。自己拿了兩隻玻璃盃，把熱水瓶拿過，欲倒了兩盃。說也可憐，熱水瓶裏的茶，倒出了一盃後，第二盃可再也倒不出來了。毓秀的臉兒不免紅了一紅，祇好把一盃倒滿的送了過去。笑道：「請喝盃茶，小姐可不是姓桑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鄭先生！你別客氣，不是驚吵了你。」桑小姐略欠了身子，一面點頭，一面又把秋波盈盈的俏眼兒，送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甜笑。毓秀在她笑的時候，發現了她頰上還有一個傾人的酒渦，這酒渦實在是美麗到了極點，毓秀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便忙也笑道：「桑小姐！喝盃白開水，也說得上驚吵兩字嗎？那你自己倒真的太客氣了。」

桑小姐微微的一笑，沒有回答什麼，她把眼睛祇管打量房內的一切。顯然她是借此來避免自己的難為情。兩人默默地坐了一回，毓秀覺得這樣泥塑木雕的大家都不開口，這也太沒有意思。自己是主人，當然應該以主人的態度來招待客人，那才合於情理。於是他咳了一聲，便又低低的問道：「桑小姐！你這個姪女兒幾歲了？叫什麼名兒？不知會喊人了嗎？」

「名義是喊三歲，其實還祇有週零五個月，她叫小玉，祇會喊一聲爸爸，媽媽，別的都

不會哩！」桑小姐這才回睜過來，俏聲兒回答。她覩者小玉又吻了一下臉頰，表示避免羞澀的一種手勢。

「那麼其實兩週歲還沒到，個子兒也不小了。說也有趣，我在這兒倒也住了相近一年了，照理我們鄰居是早該熟悉了，可是我連門內幾家鄰居也不十分走動的。」毓秀搓了搓手，又微微地笑着。

「也許鄭先生的著作很忙吧！」桑小姐把小玉坐到自己的膝上來，回眸又瞟了他一眼。這句話聽到毓秀的耳中是感到相當的驚異，望着她白嫩而帶紅暈的嬌靨。笑道：「桑小姐怎麼知道我是寫小說的？」

「愛！我每次來亭子間裏玩，總見你埋頭寫字，我問阿姨，阿姨告訴我說你姓鄭的，一天到晚不十分出外，聽說是做書的。我知道了你的姓字，就到書店裏去買姓鄭做的小說。後來買到一本大地的女兒，真作得好，我想鄭毓秀大概就是你的筆名吧！」桑小姐聽他這樣問，眉飛色舞的表示很得意。但說到末了，總覺得有些羞澀，兩頰微微地又添上了一團團的紅暈。

毓秀再也想不到這位桑小姐也是一個擁護我著作的讀者，不免樂得笑出聲來。說道：「桑小姐！既然你明白我是寫小說的，你怎麼不問我來借呢？大地的女兒我在家裏倒還有好多本。」

「雖然我原有這個意思，不過從來沒有招呼過，那似乎有些太冒昧了一些。」桑小姐俏

眼兒睜了他一下，也很羞澀的回。

「那也沒有關係，桑小姐！我很奇怪，姓鄭的人可多着，你瞧了鄭毓秀何以就知道是我的名兒呢？」毓秀覺得桑小姐這樣武斷的就認我是鄭毓秀，心裏又感到希罕。

「在當初我原也不敢這樣的肯定，那天我來亭子間玩，見桌上有封信，寫着鄭毓秀先生收，阿姨說後樓的出去了，郵差分到我家裏，回頭交給他。你想，我這還有個不明白嗎？」桑小姐轉着烏圓眸珠，又絮絮地說出一個原因來。

毓秀哦哦響了兩聲，覺得桑小姐對於我竟有密切的注意，其所以注意我的因素，那不用說，自然是爲了愛我。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喜歡，望着她掀起的笑渦兒。笑道：「桑小姐很愛看小說，我家裏還有一部萬里長風，就送給你瞧好嗎？」說到這裏，拉開抽屜，已取了出來。

「送給我太不好意思。我想問鄭先生買了吧！」桑小姐雖然是滿心歡喜，但嘴裏却又不得不這樣推讓着。毓秀搖頭說道：「桑小姐說這話，那就不成鄰居了。這書原也書店裏送給我，你若買了去，那我還賺錢嗎？」

桑小姐略俯過身子，伸手把書接了去。笑道：「那麼我不客氣，多謝你了。」說時，把視線接觸到書本上去，翻了幾翻，抬頭一擦眼皮。又含笑問道：「鄭先生一共着了幾部書？」

「這祇有三部。桑小姐對於太地的女兒，不知有什麼批評嗎？」毓秀子兒換着桌沿，又向她悄聲兒問着。桑小姐靈蕩一笑，搖頭說道：「鄭先生這部太地的女兒，我祇有贊嘆的分兒，那裏還有什麼批評嗎？再說我祇不過稍識了幾個字，我還很想請鄭先生隨時指教指教我哩！」

「指教不敢當，桑小姐假使有興趣的話，倒願意你常來研究研究。」毓秀當然不好意思接受指教兩個字，遂又客氣地回答。桑小姐這就感到意外地驚喜，揚着眉兒。笑道：「鄭先生願意我常來嗎？那麼你不怕我打斷你寫作的工夫。」

「我也不一天寫到晚，終有個休息時間的。」毓秀見她這樣高興的樣子，心裏又蕩漾了一下。雖然沒有說出叫她祇管來玩，可是在這兩句話中，確實已有了這種意思了。

桑小姐頻頻點了一下頭，柔和的目光，在他臉上掠了一瞥。輕軟的道：「我以為寫作一定要規定的時間，不能工作太久，因為久坐，對於肺部是有害的，所以我勸鄭先生倒應該多休息才是。」

「可不是？所以我願意桑小姐常來談談，假使沒有人和我擦天，一個人在房中不寫作，又有什麼事情好幹呢？」毓秀對於她這一分兒關心的情意，心裏當然表示無限的感激。

桑小姐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好像塗上了一層糖那樣的甜蜜。抿嘴笑道：「鄭先生不討

厭，我自然喜歡常來討教的。但鄭先生難道不到外面去玩嗎？」

「這個年頭兒還有什麼可以玩？玩就是化錢的代名詞，際此米珠薪桂，民不聊生，像我個貧民階級的人們，那兒還來閒錢去化費呢？蔡小姐！你可別見笑，窮人就常會發這一套牢騷的。」毓秀聽她這樣問，忍不住長長嘆了一口氣。但又恐人家引起惡感，所以先來補充一句。

蔡小姐對於他這兩句話是表示無限的同情，也輕微地嘆了一聲。說道：「可不是嗎？米要買到一百五十元一担，這是破天荒的奇聞，除了資產階級外，那一家不是喝粥湯，其實喝得着粥湯已經是幸福了。唉！米蛀蟲真是可殺而不可赦的呢！」蔡小姐的粉臉是加上了一層濃霜，顯然她內心也有無限的憤激之意。

「我想這樣下去，世界的末日是快要降臨了，終有那麼一天，讓貧富階級都回歸於盡的。」毓秀把拳兒輕輕的一擊，他很肯定的說出這兩句話。忽然他又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蔡小姐！你覺得我這人可有些兒神經病嗎？」

蔡小姐見他忽又這麼說，倒怔住了一回子。說道：「爲什麼？我覺得有錢的人都在喪心病狂的發神經哩！」毓秀覺得蔡小姐也決非普通的姑娘可比，心裏很感到她的可愛。點頭說道：「你這話不錯，他們的居心，他們的行動，都是失魂落魄的，根本是全無心肝的畜類一

樣。不過很奇怪，報上也常常發現未註蟲被狙身死的事，可是他們却並不害怕，依然我行我素，這真所謂是要錢不要命的了。其實這種利令智昏的奸商，也是值得人家可憐的。

「可憐？鄭先生心腸未免軟些，這種奸商簡直死有餘辜，還談得到什麼可憐兩字呢？」
桑小姐冷笑了一聲，她的神情比毓秀更憤激得多。

毓秀覺得桑小姐很不平凡，心裏更印上了一個形象。望着她鼓起的小腮子，忍不住又笑道：「桑小姐從前在那兒畢業的？」

「我沒有讀過書。……」桑小姐聽他把話鋒又轉變了。兩頰微微一紅，却羞澀地搖了搖頭。毓秀笑道：「你沒讀過書，這是你騙人，我怎麼相信？」

「雖然讀過幾年，但小學畢業，也還不等於沒讀過書一樣嗎？」桑小姐咬唇了一回，轉了轉烏圓的眸珠，忍不住羞澀地笑。毓秀道：「中學·大學都聽個名義。其實小學畢業的也許更強，我覺得桑小姐的思想就不錯。」

桑小姐搖了搖頭，掀着酒渦兒，嘆的笑道：「你說這些話，就叫我感到難爲情。……」說着，又垂下粉臉來。望着小玉拿了這本萬里長風的小說，却啣到小嘴兒去咬着。桑小姐連忙拿下了，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，怎麼咬書吃了？」

小玉被她奪下了，便吵着不安靜起來。毓秀忽然想着抽斗裏尚有一隻糖屑餅，原是

昨夜自己吃剩的。遂拿出來遞過去。笑道：「還有一隻餅，小玉吃吧！」

「嗚！那真不好意思……」桑小姐秋波脈脈地遞給他一個媚眼，紅暈了兩頰，啞的笑了。毓秀不說什麼，望着小玉咬餅的神情，也是微微的笑。室中是很靜悄，前樓打牌的聲音，還是很清晰的播送着。毓秀忽然想到了什麼，又低低的問道：「桑小姐爸爸在那兒辦事的？」

「我爸爸是沒有了，唉！假使爸爸在着的話，終不會到現在那樣的境地。」桑小姐回眸過來瞟他一眼，大有不勝今昔之感的樣子。

「那麼你是跟哥哥過活的，不知你府上還有弟妹妹嗎？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很想多知道一些關於她的身世。桑小姐道：「我媽媽還在着，她單養我和哥哥兩個孩子，哥哥討個嫂嫂，也生兩個孩子，大的叫鳴申，是個兒子，今年也有七歲了，小的就是她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指了指懷中的小玉。

「現在一家生活，全是你哥哥一個人維持着？在什麼地方辦事？真也虧他的。」毓秀點了點頭，表示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，在這個時代真有些不容易。

「哥哥在大陸紗廠做賬房，唉！不艱苦地維持着，又有什麼辦法？」桑小姐想着哥哥的老是愁眉苦臉的樣子，她心裏感到悲哀。

「你哥哥有多少年紀了？他住在家裏還是廠裏的？」毓秀想着她姪兒已有七歲了，忍不

住又低聲的問。桑小姐道：「我哥哥二十六歲了，他是住在廠裏的，平日不常回來，工作是非常的辛苦。可是還養不活家，你想，這個時代真是窮人末日世界呢！」

「你哥哥二十歲，那麼桑小姐你……」毓秀很感到奇怪的問。桑小姐羞紅了臉兒，微笑道：「我十八歲，在我和哥哥之間，原還有兩個，都不幸早夭了。」毓秀聽了，暗想，果然，比章小姐還年輕。遂點頭笑道：「桑小姐恕我冒昧，你的芳名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心裏別別一跳，兩頰未免有些發熱。桑小姐却毫不介意的說道：「我是叫秋露，鄭先生在上海就祇有一個人嗎？」秋露趁機會也還問了他一句，同時兩頰也添了一朵紅玫瑰色彩的紅暈。

「我的身世比桑小姐更淒涼一些，自幼沒有爸媽，自寡孀撫養成成人，結果，連我唯一的寡孀都死了，你想，我真像是隻孤雁呢！」毓秀深深嘆口氣，覺得前途有些灰暗的顏色。

秋露一擦眼皮，明眸裏含了無限同情的目光，向他脈脈地凝望着。說道：「鄭先生的身世真也夠可憐了，叫人感到同情。不過我心裏想，一個年青人是需要艱苦的環境來磨折，那纔有光明的前途。你瞧蘇聯的高爾基，美國的安迪生，那個不是從惡劣境地中成功的。祇要心不灰，氣不餒，埋頭苦幹，將來一定有好日子過。你說這話是不是？」

毓秀對於秋露這幾句話，真是愈聽愈愛聽，差不多每一句話全都嵌入他的心眼兒裏去。點頭不已的說道：「桑小姐這幾句話對極對極，確實可以作我們青年的座右銘，祇要有堅忍

心，沒有事情是不成功的。」

秋露聽他這樣贊美自己，心裏這一喜歡，那頰上的笑渦兒便沒有平復的時候了。瞧他一眼，却又垂下粉臉兒來。一回，又笑道：「鄭先生現在吃飯怎麼樣呢？」

毓秀紅了紅臉，笑道：「沒有辦法，自己燒，好在火油爐子倒也便當，還不十分麻煩，唉！」說到後面，心裏有所感觸，忍不住的又嘆了一聲。

「那麼換下來的衣衫呢？」毓秀聽她又這樣問了，臉兒更紅了一些。但也祇好厚了臉兒，老實的告訴道：「短衫褲外面拿出去洗，至於手帕襪子等小件東西，自然也祇有自己動手了。」

秋露覺得一個男人家連煮飯洗衣服都要自己動手，這究竟太可憐一些了。一顆芳心，想替毓秀難受。秋波脈脈含情的凝望着他俊美的臉蛋，一時有些清不自禁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既要寫作，又要做這些女人家的事情，那實在是太辛苦一些了。我想你以後把所有衣服，都讓我給你洗罷！……」

毓秀做夢也想不到秋露會說出這幾句話來，心裏也許是感動得太利害了的緣故，望着她的臉兒竟是怔怔地愣住了。

秋露所以會說這些話，也是被情感過度的衝動，使她有些忘其所以然的。在她向毓秀說

這幾句話，她自己是一些兒也不覺得。如今被毓秀這麼一呆瞓，她猛烈的理會過來，心裏這一難爲情，連耳根子也都紅起來。身子坐在椅上，彷彿下面墊着千萬枚的針兒一樣的難受。毓秀見她突然又顯出極度不安的意態，當然明白她是爲了自己出神的緣故，不過對於陪小姐這一分甜蜜的情意，叫自己還有拿什麼話兒來回答好呢？兩人正在這樣促促的情形之下，忽聽扶梯口有孩子的口吻在喊道：「姑姑！姑姑！母親喊你吃飯去了。」

這分明是姪兒鳴中的口吻，秋露當然聽得很清晰。這就站起身子，抱了小玉，一面拿了萬里長風小說。很快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多謝你，書我拿去了。……」她話還沒有說完，臉兒紅紅的，連望毓秀一眼的勇氣都沒有，急匆匆的跨出房外去了。

四 如夫若婦如讎若嘲

秋露很快的跨出後樓，見鳴中還在亭子間的門口，遂叫道：「鳴中，你別上來了，我們一同回去罷。」鳴中見姑娘下來，於是便也回轉身子，兩人一同步下樓去了。

秋露的家是以客堂作臥室的，這都是上海二房東的異想天開。不要說客堂，連晒台，灶披間都出租給人家作房間。一幢房子裏住十多份人家，那是不算一回希奇的事。二房東有了一幢兩幢的房子，這比養了三個四個的兒子還要好。真可說是吃不完，用不完的了。所以做

二房東的兒子，大都不爭氣，事情不肯做，祇曉得吃着嫖賭白相相。其實我說倒也怪不了他們，因為做二房東的父母，既然把房子當做兒子樣的叫他賺大錢，這叫做二房東的兒子怎麼肯再替父母出一些力呢？

客堂裏上下首鋪了兩張床，上首是秋露的嫂嫂小雲和兩個孩子睡的，下首是秋露和母親睡的，秋露抱着小玉和鳴申回到家裏，祇見小雲已把粥碗盛出。向秋露伸手道：「來，小玉我抱了，秋姑在那兒玩？」

因為是心虛的緣故，秋露兩頰會微微地紅起來。笑道：「在隔壁阿姨家裏瞧他們打牌，今天阿姨牌風真好，贏了許多錢哩！」秋露爲了要避免自己心虛起見，故意絮絮地說了這些話。

桑老太是坐在椅上作活針，她把老花眼脫下了，瞥見秋露手裏拿了一本書，便睨她一眼。急道：「秋兒怎麼又在買書瞧嗎？唉！你這姑娘也太不知辛苦艱難了，前兒買了一本，我已阻過你，怎的你又買了？要知道書是當不來飯吃的，這個年頭兒，喝粥已困難了，還有閒錢去買書瞧？」

秋露前次買了一本大地的女兒，是曾經被母親罵過一頓的。她也覺得像自己那樣環境，是沒有瞧書的資格，然而所以買大地的女兒，完全是含有別的作用。不過這作用蓋人答答的

怎好意思和母親告訴？說也可憐，前次秋露躺在被窩裏是曾經暗暗地泣了一夜的。

今天聽母親誤會自己又是買來的，一時也跳腳急道：「媽媽，你不要瞎埋怨人了，這本書是阿姨地方借來的，你又不曾給我錢，我那兒來這許多錢去買書？」桑老太向書本望了一眼，很不高興的說道：「書還全新的呢？你騙誰？」

「上次我買來原承認的，今天這一本真的借來，你不信，我瞧完了要還给人家的。」秋露說着，把書本塞到自己睡的枕兒上去。

晚飯的菜，一碗是黃荳芽，一碗是青菜。單這兩樣菜，要吃四五個人，當然一碗粥未吃完，菜就沒有了。桑老太很感傷地嘆了一聲，她把自己羹匙上放着的還有一些黃荳芽，放到鳴申碗裏去。說道：「粥要喝得快些兒的。」

小雲見了，忙說道：「小孩子吃淡粥要什麼緊，鳴申！你還給祖母自己吃。」桑老太眼皮有些兒紅暈，說道：「黃荳芽不是什麼好菜，讓孩子吃罷！唉！過去的，我們也並非沒有度過好日子！」

秋露心裏有些辛酸，匆匆的喝了一碗粥，便放下了筷子。小雲望她一眼，低低的說道：「鍋子裏還有些呢！秋姑再去盛半碗罷！」秋露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飽了，嫂嫂自己去添好了。」說着，身子已離開了桌旁。室中是靜悄悄的，在那盞五支光的電燈籠映下，覺得四

周一切，都顯得死過去了那樣的淒涼。

夜裏，秋露躺在被窩裏，把萬里長風展開來瞧，瞧得非常有趣味，覺得瞧了鄭先生的小說，會把自己一切的煩惱全都拋到東海大洋去了。但是爲了怕二房東魯祥進見，魯老太是不得不很早的把電燈關了，秋露正瞧得緊要關頭，突然眼前呈現了漆黑，自然很不快樂。央求道：「母親！你把燈再開一回兒吧！」

「睡罷！這裏二房東並不時常的要加租，良心終算還好，我們自己妥識趣，電燈早些關，也給他一個好印象。」魯老太是膽小的，其實她是怕這般有財有勢的二房東。「唉！三房東真不是人做的！」秋露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把書合上，也祇好沈沈的熟睡去了。

第二天下午吃過飯，其實是吃過粥，秋露很想到隔壁去望望毓秀，因爲昨天倆人的談話，確實還沒有告一個段落。他聽了我的話，便呆若木鷄的愣住了。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不過照我猜測起來，他一定感到意外的驚喜。一個年輕的姑娘，如何肯向一個年輕的男子說這些體貼的話呢？唉！我怎麼連羞澀都忘記了？真也瘋得可憐呢！

秋露這樣暗自細想，一顆芳心，便像吊水桶那樣撲通撲通跳起來。全身一陣熱脹，兩頰會熱辣辣地紅起來。正在這時候，小雲抱着小玉叫道：「秋姑！你想什麼心事！小玉要你抱哩！」

「小玉！來罷！姑姑抱你外面玩去。」秋露這才抬起粉頰兒，伸了兩手，已是站起了身子。章老太睜大了眼睛，從那副老花眼鏡的玻璃片內望出來，說道：「小玉這孩子現在給我兒抱壞了，家裏不肯住。一天到晚，祇想在外面逛。」

「又是我的不好，我不高興抱了，我情願在家裏作事的。」秋露聽母親這樣說，鼓起了紅紅的小腮子，背轉身子，故作生氣的樣子。小玉撲着小手，笑嘻嘻的已經要投到秋露懷裏來。今見秋露別過身子去，便要哭起來。小雲笑道：「得了罷！別整什麼樣子了，秋姑！你就抱她到外面玩去吧！」

秋露這才嫣然一笑，回身把小玉抱來，吻了她一下小臉。笑道：「別哭！別哭！你不要怨姑姑不抱你，全是祖母不好呢！」

「這妮子越說越不像話了，你還教小玉來怨我嗎？」章老太聽秋露這樣說，忍不住嘆的笑了。小雲秋露便吃吃笑起來，寂寞的空氣中這才蕩漾一些春天的氣息。

秋露抱着小玉，她是熬不住不到十六號門口裏進去的。假使一直就到後樓去，這到底太感到難為情一些。所以她先進亭子間裏去坐坐，不料阿嬈齊巧沒有在家，因此仗她不得不跨進了後樓的房門。

「桑小姐！請坐請坐，」毓秀站在桌旁，兩隻手伸在面盆裏，正在來回搓洗着襪子。

忽見秋露進來，不免使他窘得兩頰有些發紅。但也不得不竭力鎮靜了態度，向她含笑招待着。

秋露見他在洗襪子，便嫣然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部萬里長風，昨夜我瞧了幾章，真怪有趣的。」秋露所以先這樣搭訕着，原也爲了避免他的難爲情。毓秀這就也毫不介意的笑道：「真的嗎？這部書我還嫌它情節不好呢！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望了她一眼。又笑道：「桑小姐！起我不招待，你喝茶嗎？」

「別客氣，鄭先生！假使你真心願意跟我作個朋友的話，我想還是隨便一些兒的好。」秋露抱着小玉，已挨近到他的身旁，秋波脈脈含情的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甜笑。

毓秀見她今天的頭髮梳得更光亮一些，兩頰上似乎還塗了一團團胭脂，容光煥發，嬌豔得好像一朵出水的芙蓉。聽她這樣說，心裏自然非常喜悅，瞅住了她的粉頰，却是憨笑了一回。秋露見他不回答，也不說話，祇管目不轉睛的盯住了自己，一顆芳心真有無限的羞澀和喜悅。這就白了他一眼，是一個傾人的嬌嗔罷！嫣然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認識我？」

毓秀因爲房內沒有什麼人，膽子大了一些。笑道：「我覺得桑小姐比昨天更年輕了一些。」秋露不等他說完，啞了他一口，兩頰愈加紅暈起來。毓秀見她垂了粉頰兒，似乎有些嗔意，一時深悔不該放肆，意欲向她賠個不是，但又說不出口，因此出了一回子神。

其實秋露的芳心中除了羞澀的成分外，是沒有半絲兒的怒意。她聽毓秀好一回兒沒有靜，逆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向他偷瞟了一眼。不料毓秀那種木然的情態，映入秋露的眼簾，倒又不禁爲之嫣然笑了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瞧你幹這些事兒似乎很生硬，要不我給你洗了。」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方才落了一塊大石。忙搖頭笑道：「那我怎麼敢？……」秋露聽了這回却真的生氣了，她撮着小嘴兒，哼了一聲。說道：「我原說自己夠不上和鄭先生做朋友呢？……」

「那是什麼話，我……」毓秀見秋露這樣哀怨的神情，他心裏真的奇怪得呆起來。秋却又噙的一笑，秋波斜乜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那麼我給你洗罷！你暫時給我抱一抱小玉。實小玉不用抱，你和她坐在床上逗她玩一回好了。」秋露說着，把小玉的身子已放到床上了，她又走到毓秀身旁，把他推開了。笑道：「你擦乾了手，給我去照顧小玉，別讓他掉地下來。」

毓秀對於秋露這種舉動，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。暗想，我怎好意思要一個年輕的姑娘洗襪子？那她算是我的什麼人？但人家既然這分兒熱心，我還有拒絕的情理嗎？而且瞧這情景，也絕對不准我有不給她洗的可能。想到這裏，望着她忍不住又笑起來。遂也不再

她客氣，把手擦乾，走到牀邊和小玉去逗着玩了，表面上雖然和小玉玩着，心裏兀是暗暗的細想。桑小姐要代我洗衣服，這意思在昨天就有的了。她對我這樣好，當然她是非常愛我的表示。假使我能娶這麼一個美麗的姑娘作妻子，這也真是我前生修來的福氣了。

「鄭先生！你還有什麼衣服嗎？索性我給你全洗了。」毓秀正在滿心甜蜜，蕩漾不止的當兒，忽聽秋露又向自己笑盈盈的問。雖然髒衣服原有着，但人家到底不是我的什麼人，我怎好意思叫一個姑娘洗衣服？遂搖搖頭，笑道：「桑小姐！沒有什麼了，多謝你罷！」

秋露似乎不相信般的把明眸向室內四周打量一遍，果然給她發現那邊衣鉤上掛着一件襯衫。這就走過去把它取下了，笑道：「這件襯衫髒得這個樣兒，難道還可以穿上身去嗎？」毓秀心裏感動得了不得，把小玉抱着也走到桌邊來。見秋露搓洗衣服的手勢，是很靈巧的。望着她玫瑰花兒般的嬌容，心裏不免愛極欲狂。很柔和的說道：「桑小姐！承蒙你和我一見如故。這一分兒情意對待我，真叫我感到心頭，我覺得不知應該怎樣纔可以報答你的深情呢？」

秋露微抬粉臉，明眸脈脈地回望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們別說那些話，你孤獨的身世，我是同情的。那麼我可憐的環境，你當然也同情的。所以我們祇要能夠彼此實心眼兒相待，也就是了。」秋露說到這裏，又覺萬分的羞澀，把兩頰漲得緋紅的，她忍不住垂下

了頭。

毓秀是感動得太利害了，他情不自禁的伸過手去，把秋露那隻正在洗衣服的纖手緊緊地握住了。懇切的叫道：「桑小姐！你這話不錯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我們的身世是一樣的可憐，我們的境遇是一樣的惡劣，但我們需站在一條戰線上，共同奮鬥！我相信。祇要我們不受環境的支配，將來我們一定有光明燦爛的前途。桑小姐！你說對不？」

秋露聽了他這幾句話，一顆芳心是得到無上的安慰。秋波又喜又羞的凝望着毓秀臉兒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那頰上的笑渦兒，更掀起嫵媚得動人。兩人緊緊地握了一回，毓秀的感覺，是柔若無骨的。因為她手上沾有肥皂沫的緣故，更覺滑如凝脂一般的，毓秀真有些兒愛不忍釋的樣子。

良久，秋露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我快些洗好了，你可以寫作了。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知道她是叫我不要把她手兒老握着的意思想，這就紅臉兒，微微的一笑，把手兒縮了回來，秋露見他這樣怕羞的神氣，瞟他一眼，也嗤嗤的笑了。

秋露搓洗好了襯衫，欲到樓下去給他用清水漂過了。毓秀覺得這事情要引起人家的注意，遂阻止她說道：「桑小姐！已經辛苦了你，回頭我自己去洗罷！……」秋露初以為他完氣，後來眸珠一轉，這就理會過來了。於是便點頭答應，含笑把手擦乾了，向毓秀抱過了小

玉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很累吧！」

毓秀瞅她一眼，笑道：「桑小姐說這話叫我回答不出什麼好，那麼你給我洗衣服，你倒不累嗎？」秋露沒有回答，却嘆的一聲笑了。毓秀道：「桑小姐！你坐着休息回兒，喝盃茶。」說着，便倒了一杯白開水，親自拿到秋露的手裏去。秋露掀着笑渦兒，忙着接過了。說道：「你又客氣了，鄭先生現在開始寫的是一部什麼名兒的小說？」

「還沒有定，我正想結構一部情節好一些的，可是找題材很不容易。」毓秀也在她隔桌子的椅上坐下了。秋露笑道：「我想每一部著作，當然有她的背景，假使完全空中樓閣，那也寫不好的。」

「不過以我的著作說，是完全没有背景的，書中情節，無非作者一種理想而已。因為我在社會上所瞧到的一切，總覺小說裏的情節，與事實的確相差太遠。不過寫得好，所以看起來彷彿是實情實理了。」毓秀很感嘆地說。

秋露聽原著人都這麼說；心裏未免好笑。不過他所以這樣說，也許是另有作用。遂搖頭說道：「這也不能一概抹煞的，我瞧了你大地的女兒，覺得其中的情景，完全是個現代社會的縮影。我想鄭先生今後開始可以寫一部現實的作品，比方拿我們認識的經過而說，也是一個絕好的資料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感到有些難為情，兩頰添上了一朵美的紅霞。

毓秀笑道：「不錯！我想將來終有那麼一個機會寫的。……」秋露秋波斜了他一眼，嫣然的一笑。說道：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寫得像大地的女兒那樣悲慘的結果。……」

毓秀對於她這一句話倒不禁爲之愕然，暗想：既然你叫我寫現實，我當然不能改變，但我倆友情的結果，是悲慘？抑是美滿？在事先又怎麼能夠料得到？但她所以這樣叮囑一句，也可見她用意的深刻了。這就笑道：「當然，我也希望能夠寫得美滿一些。……」

秋露回味他這一句話的意思，覺得他還有這一層萬一事實是悲慘，當然不能強把它寫成美滿的意思。她滿心充了悲思，忍不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毓秀見她粉臉突然籠上了一層愁容，心裏好生奇怪。便悄悄的問道：「桑小姐！怎麼你嘆氣了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？我覺得奇怪，心頭祇感到有股子鬱勃塞上來。」秋露眼眶子裏有些晶瑩瑩的，嘴角尚透露一絲淡淡的微笑。

毓秀覺得她的可憐，心頭也有些黯然。雖然很想顯明地說一句我愛你的話，然而這又怎麼說得出口？因此兩人呆坐椅上，却是默默地出了一回子神。最後，毓秀方才低低的說道：「桑小姐！我想你這一句祇要我們能夠實心眼兒相待的話，那是不錯的，能夠以實心眼兒待人，將來一定有美滿的結果。……」

秋露聽了他這幾句話，方才回過笑臉來。羞紅了臉兒，赧赧然的道：「我也這樣的想，

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以下雖然尚有許多的話，可是再也沒有勇氣說出來。兩人相互的望了一眼，大家臉兒上都泛現了青春的紅暈，心裏的蕩漾正如春風吹動着水波那樣的柔和。

「鄭先生！我不打斷你的工作了，明天會吧！」秋露見懷裏的小玉有些不安靜了，於是她趁勢站起身子來，低低的說着。毓秀很想留她多坐一回兒，但喉管裏彷彿有什麼東西塞住着，身子隨着站起，最後才說出一句道：「不要緊，再坐回兒罷！」秋露見他身子已經站起，口裏却這樣說着，那未免有些矛盾。不禁橫眸一笑道：「小玉少了，明天來罷！」毓秀當然不好意思強留，遂含笑送她走出房門。

毓秀待秋露走後，把衣服去洗出了，晒舒齊了後。感到有些吃力，坐在桌旁休息一回。腦海裏不免又想着了秋露，覺得這位桑小姐對待我的情景，不但已達到了情人的階級，而且已給我盡了賢妻的職務。這樣癡情可愛的姑娘，真不知叫我如何報答她才好呢？……想到這裏，滿心是甜蜜無比，他忍不住獨個兒笑出聲音來。……

「鄭先生！……」毓秀正在喜歡地思忖，忽然有人走進房來，這麼地喊了一聲。毓秀回頭望去，原來是二房東王太太。雖然王太太是滿臉堆了笑，但毓秀心頭的跳躍，却比見了吃人的猛獸還害怕。他不等王太太再開口，便含笑說道：「王太太！你請坐，今天該是我付房全的日子了罷！」

王太太未說話之前，先來了一個無聲的笑。說道：「本來我也不上來拿的，因為我小阿囡要買雙皮鞋，所以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方才笑出些聲音來，表示很不好意思的神氣。

毓秀聽她這樣一說，兩頰漸漸地紅起來，咬唔了一回。說道：「王太太！這事情非常對不起你，今天我的稿費還沒有領來。……」王太太不待他說完，笑容就收沒了，淡淡的柳眉就緊鎖起來。明眸含了輕蔑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逗了那麼一瞥，很嚴肅的問道：「那麼幾時才可以把稿費領來？」

「再過三天，我一定可以付給你。……」毓秀感到王太太這副臉孔，實在太使自己難堪一些，他害怕得連說話都有些口吃了。然而毓秀胆怯的神情，瞧在王太太的眼裏，心頭更會激起一種鄙視。白了他一眼，追問着道：「三天？準定可以付的嗎？」毓秀賠着笑，點頭道：「一定可以付給你，王太太！你別生氣，我終不會賴你的。」王太太聽他這樣說，冷笑了一聲。說道：「住了人家的房子，可以賴房錢，上海地方可沒有這樣容易罷！鄭先生！憑良心說句話，一間後樓借你二十元房錢，是便宜還是貴的？黑心的二房東可多着，人家最少要租四十元哩！因為你是老房客，我們當然不好意思十分增加租金，假使你付房金都要這麼拖三拖四的，那我情願給你一些搬場費，就請你喬遷了罷！」

毓秀的兩頰是紅得發燒，搓了搓手。說道：「到期付不出房金終是我的錯，一個人終晚

得好歹的，王太太租給我便宜，我心裏是天天感激着。我想下一個月決不會再叫王太太親自勞駕來收了，我一定會送下來的。唉！這個年頭兒，窮人真沒有辦法，王太太心地很慈悲，我想你一定會原諒窮人苦衷的。」毓秀覺得在這個情形之下，是不得不運用委婉的口吻，來奉承她幾句。因為他明白王太太的心理，到底還是一個重情面的人。

果然王太太聽了毓秀這幾句近乎可憐的話，她有些表示同情起來。因為自己是個基督教徒，每天早晨起來讀聖經做禱告，每星期日上教會裏做禮拜，確實自己也認為是個慈悲的人。所以對於毓秀的話，齊巧說到自己的心眼兒裏去。不過爲了要避免自己催討房金是並非心惡的意思，所以她又平靜了臉容。很柔聲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要明白，就是爲了這個年頭兒米要貴到一百五十元一担。所以房金也不得不漲起來。房捐，電燈，自來水，那一樣不漲價？說句笑話，倒馬桶費，從前每個月祇有四百文，現在要漲到六角八角，你想，做二房東不是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嗎？」

「王太太！你這話說得真不錯，做二房東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，尤其像王太太那樣慈悲心腸的好人，又不會十分的苛刻三房客，所以自己本身更苦一些。我想好心有好報，聽說王先生的鴉片不是戒絕了嗎？還有小王先生近來舞場賭場也少跑了罷！這都是王太太的好心腸哪！」毓秀含了滿面的笑容，他終是祇管奉承着這位王太太。

王太太聽了這幾句話，在喜悅之中未免有些刺耳。因爲王先生的鴉片不但沒有戒絕，而且癮頭更深一些。至於斷命的不掙氣的兒子，職業不做，一天到晚在外面搭壳子開房間，這兩幢房子的收入，每月倒也有三四百元。然而却被丈夫的煙洞裏去並兒子的壳子裏去，這真是作孽哩！王太太這樣想着，她不願再和毓秀談下去。祇叮囑道：「鄭先生！那麼三天後，你一定要付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王太太！你放心吧！」毓秀很恭敬的送到門口，彎了彎腰肢，小心得彷彿對待一個晚娘一樣。

王太太在走下扶梯的時候，她還在回味毓秀說的「好心有好報的」這兩句話，不知道他真心的稱頌我呢？還是故意的諷刺我？因爲照事實上說，我丈夫和兒子都沒有改過自新，那麼他的話不是譏笑我嗎？想到這裏，心中十分的憤氣。恨恨的罵道：「看看神氣活現，連二十元錢的房金都付不出，真是洋裝癩三！洋裝癩三！……」王太太似乎很生氣，下面還連罵了一句。不料這時候就有個很摩登的小姐，也從扶梯下走上來，笑盈盈的問道：「請問這位太太，樓上可住着一位鄭先生嗎？」

五 釣心鬪角暗地贈銀

王太太正在萬分生氣的時候，忽然見一個這樣美麗華貴的少女向自己問鄭先生，一時倒呆了一呆。心中暗想，這個癩三在這兒住了一年多的日子，也從來不曾見有這樣華貴的女朋友來探望他過，這位小姐到底是他的誰呢？遂凝眸含顰的悄聲兒問道：「樓上姓鄭的原有一個，但小姐找的鄭先生不知是做什麼事情的？」在王太太所以這樣問她的意思，就是肯定那小姐一定找錯了人家，因為姓鄭的也決不是他一個的。

不料那姑娘笑盈盈的答道：「他是寫稿的。」王太太聽了這話，竟沒有找錯，心裏不但奇怪，而且是很妬忌。表面上雖然點了點頭，把手向上一指。但口裏猶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房錢都付不出的癩三，想不到倒有這樣美麗的女朋友。」

那姑娘對於王太太這兩句話是聽得很清楚的，知道她就是二房東，覺得人心的勢利，不想可見，遂回頭去望了她一眼，祇見王太太已步下扶梯，走進後廂房裏去了。這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身子繼續向樓上走，因為忘記問鄭先生是住那一間房子，所以她就連喊了兩聲鄭先生！

毓秀送王太太走後，全身正感到輕鬆了許多。忽聽有女子清脆的口吻在叫自己，心裏暗想，是誰來找我？於是很快的步出後樓來。祇見亭子間門口站着一個年輕的姑娘，手挽一件白嗶嘰的大衣，正在四下張望。毓秀想不到毓珠此刻會來，一時不免感到意外的驚喜。忙招

手笑道：「章小姐！在這兒，在這兒。」

毓珠見了毓秀，樂得眉飛色舞，烏圓眸珠一轉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怎不到我家裏來玩呀？」隨了這兩句話，毓珠的身子已走到了毓秀的身旁。毓秀因爲她太華貴，自己更顯得寒酸。但又不能不招待她進房，只好硬着頭皮，把手向後樓房門口一擺。笑道：「章小姐！請裏面坐，地方小得像鴿籠，你別見笑。」說着，兩人一前一後的已跨進了臥房。

毓珠聽他這樣說，回時返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話就不把我當作朋友看待了。上海地方，房金多麼貴，誰家都不是這樣子的。一個人住這麼一間房子，我還以爲是幸福的。」

毓秀聽她這一種論調，因爲她本身是個住洋房的小姐，心裏不免感到佩服。望着她笑了笑，上前把她的大衣接過了。說道：「那麼你請坐回兒。」

待毓秀給她掛好大衣，回身過來的時候，祇見毓珠已坐在寫字檯的旁邊了。於是又拿熱水瓶倒了一盃開水，放到她的面前。毓珠並不和他客氣，伸手接過了，秋波在他臉上掠了一瞥。笑道：「我怕鄭先生出去了，誰知却在家裏，那終算很湊巧。……」從她這兩句話中，可以瞧出她內心是感到十分的得意。

「我原說不常出外的，不過我却想不到章小姐這時候會來。」毓秀所以說這兩句話，他

是在慶幸房東討取租金一幕醜態沒有給她發現。不料聽到毓珠的耳裏，心中未免有些狐疑，因為在他這一句話中至少是含有一層意思的。不覺睨他一眼，又嗔意又玩笑的說道：「怎麼啦？我這時候不能來的嗎？是不是你有些討厭我？」

毓秀想不到她會說出這兩句話來，覺得章小姐豪爽的性情，終是不會改的，一時兩頰微紅起來。忙笑道：「那有這種意思？我歡迎還來不及哩！」

毓珠對於他這分兒羞人答答的意態，倒又不禁爲之嫣然失笑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？你沒有在寫稿嗎？」這句問話是根據桌上沒有放着寫稿紙。毓秀當然不能否認，點了點頭。笑道：「上午寫過了，下午休息一回兒。」

毓珠頻頻點頭道：「每天寫四五千字也差不多，我倒贊成你多休息。」毓珠說着，秋波脈脈含情的望了他一眼。毓秀回味這兩句話，宛然是秋露的口吻，心裏當然同樣的很感激。說道：「你這話很不錯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得以下沒有什麼話好接下去，因此停了停，却報之以微笑。

毓珠這時候芳心在暗自思忖，房東太太說他付不出房金，這樣看來，鄭先生的經濟顯然是十分的急迫。雖然我有資助他的意思，不過這個意思是很難說上去，因為鄭先生是個要面子的人，我若說得不恰當，他一定要很不好意思的。毓珠心裏既有了這一層考慮，自不免昂

着粉臉兒出了一回子神。

毓秀見她微搖了粉頰兒，兩眼祇管望着竹竿上那件襯衫出神。因為原是心虛的，所以又誤會毓珠一定在笑我連襯衫都自己洗的。毓秀這樣一想，覺得在一個貴族小姐的面前，自己委實是太寒酸了一些。全身一陣熱臊，兩頰會發燒那樣的紅起來。屁股下彷彿有針兒在刺一樣的難受，簡直有些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的情景了。爲了要竭力避免自己的難爲情，他又不得不顯出洒脱的態度。搭訕着道：「章小姐！你是剛從學校裏出來的嗎？」

毓珠這才從沈思中警覺過知覺來，回眸睜他一眼。點頭笑道：「我已回家中去過了，鄭先生！我想和你一同到外面去散一回步，不知你心裏高興嗎？」毓珠烏圓的眸珠，在長睫毛裏滴溜地一轉，她在慢慢地設計想達到幫助他的目的。

毓秀對於毓珠這個意思，那是求之不得的事。因為他自己也感覺到房中的空氣是太寒酸一些，若和一位有錢人家的小姐相對坐着，真是愈坐愈苦悶的事。很快的站起身子，點頭笑道：「章小姐有興趣的話，我當然奉陪。」說着話，已走到衣掛旁邊來。自己先披了西服上褂，然後把她的大衣取下，親自提了衣領，意思當然是給她穿上了。

毓珠站起身子，笑盈盈的向他點了點頭，說聲勞你的駕，便伸張臂兒，就在他手上穿了大衣。一面在桌上拿了黑漆皮匣，一面便和毓秀並肩出了房門，隨手關上，遂匆匆的步到樓

下去了。

兩人在步到客堂的時候，齊巧遇到房東王太太。她見毓秀居然和這位美麗的小姐走出去，因為心裏氣着他，存心欲出出他的醜，遂走了上來。向毓秀笑道：「鄭先生！那麼三天後，你房金一定要付給我的，再挨是不可以的了。」

毓秀被她這麼一說，兩頰直羞得緋紅，真有些兒哭笑不得的了。幸而毓珠是個很聰敏的人，她很快的先步出大門去了。毓秀既不好意思怪王太太不該說這幾句話，也祇好向她連說了兩聲晚得，便匆匆的跟着走出。毓珠聽後面脚步聲音，當然明白他趕上來了，遂走慢了兩步，待毓秀挨到身旁，方才回眸瞟他一眼。含笑問道：「鄭先生！我想和你瞧一場『血染河山』的影片，這片子是含有刺激性的，我們青年瞧了，不但無損，而且有益，不知你允許我瞧嗎？」

毓秀心中是懷了鬼胎，但毓珠是絕對並不提及房東索取房金的事。她想出看影戲的事，來解去毓秀羞慚的心理。毓秀對於她這一片苦心，當然是很瞭解的。從這一點看來，章小姐還實是沒有貧富的觀念。這樣一個有思想的姑娘，在毓秀的心裏是多麼的感動啊！他聽毓珠那種央求的口吻，直使他感到深深的慚愧。竭力鎮靜了自然的態度，微笑道：「章小姐這是什麼話？我如何敢不允許你瞧影戲？祇不過我想恐怕時間趕不及吧！」毓秀因為自己袋

內祇有一元二角錢，買一張票子還不夠，若叫章小姐請客吧！那究竟太不好意思，所以急中生智，又不得不這樣的推託着。

「不會趕不及的，現在還祇有五點鐘，大光明五點半開映，此刻坐車子去，齊巧剛好。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把手腕擦上來，瞧了瞧長方白金的子錶，又笑盈盈的說着。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怎好意思再說不去的話呢？但心裏實在非常的不安，本來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姑娘來熱烈地愛自己，這是一件多麼快樂興奮的事，但毓秀的感覺完全是相反的，他內心祇感到無限的痛苦，然而這痛苦連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

兩人走出天同里，門口便是無軌電車站。不多一回，電車來了。兩人一同跳上，毓秀見祇有一個座位，遂給她坐下，自己站在她的面前。毓珠已開了皮匣，抬頭望着毓秀的臉兒。說道：「先買到大世界，然後換票到新世界，是不是？」

毓秀點頭道：「是的，角子我有着。」毓珠瞅他一眼，嬌媚地笑道：「你有着，難道我這兒不是嗎？鄭先生！我最怕的是客套，以後你還是別客氣。」說時，賣票的齊巧走過來，毓珠這就搶着買了。毓秀知道她這兩句話中，至少是含有些兒作用的，於是也就不客氣了。車到大世界，乘客都跳下了。車廂空了許多，毓秀這就在她身旁坐下來。不多一回，從大世界跳上的乘客又把車廂擠足了。因為人多的緣故，兩人的身子是假行緊緊的，車子開的

時候，從窗外流動進來的春風，吹送到毓秀的鼻管，祇覺一陣一陣的處女底幽香，從毓珠的身上發散出來。偶然回眸望去，見毓珠的頸項真是白嫩得可愛，因為衣服領圍製得時式的緣故，更顯得美麗非凡，便毓秀的心裏真不免有些想入非非起來了。

到了新世界，兩人跳下來。從新世界走到大光明，是不消五分鐘的時間。只見大光明的門口，男男女女，真是擁擠得了不得。毓秀心裏正在担心我用不用假意的搶着要買票的神氣呢？不料忽然瞥眼瞧見正中放着一塊牌子，寫着上下客滿四個大字。毓秀心裏這一喜歡全身頓時會感到輕鬆了許多。忍不住笑道：「上下客滿，真的彷彿瞧戲是不用出錢哩！」

毓珠心裏的感覺却完全和毓秀相反，她慳感了柳眉，心裏真懊惱得了不得。頓足說道：「不是放假日子，想不到也會有這樣的好生意。」

「也許是因為這張片子號召力的偉大，因為廣告在半個月前就登着哩！既然客滿，反正我們也並非一定要瞧的，就到別處去玩一回吧！」毓秀從弄口跳上電車，一直到大光明門口為止，他的心裏，彷彿有一塊大石重重的鎮壓着一樣的不安。直待瞧到上下客滿四個字後，那真好像心中是落了一塊大石。此刻瞧着毓珠撅着小嘴兒生氣的樣子，倒反而忍不住啞的笑出來了。

毓珠聽他說到別處玩去，便繞過媚意的俏眼兒，脈脈含情的瞟他一眼。笑道：「再預備

上那兒玩去了？鄭先生！你說。」毓秀道：「我們趁一路公共汽車，還是到兆豐公園去玩玩好不好？」毓秀想的總是竭力節省經濟辦法。

但毓珠聽了，却搖了搖頭，並不贊成到公園裏去。笑道：「此刻已五點二十分了，到公園裏天色也要黑了。我想還是到金門茶室去吃些點心，離這兒很近呢！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覺得很不錯，自己一心想節省經濟辦法，可是却不會顧慮到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，這豈不是笑話嗎？這樣一想，那兩頰會一層一層的通紅起來。

毓珠聽他並不說話，便望他一眼。問道：「爲什麼不說話？你不高興嗎？」毓秀忙笑道：「不！我想金門茶室是雪園的舊址，自從改裝了以後，倒還不曾去過。」毓珠笑道：「既不曾去過，那是更應該去一次了。」

毓秀點了點頭，於是兩人並着肩兒，慢慢地向東踱了過去。靜悄悄的，彼此都沒有說話。毓秀偶然低頭向地下望去，祇見毓珠腳上的皮鞋已換過一雙了。這種式樣的皮鞋，在惠羅公司櫥窗裏曾經瞧見過，記得標價是一百二十元。那雙絲襪也是薄得像裸着足一樣，怪可愛的，大概至少也得化三十元錢一雙。以毓珠一雙腳的代價計算，已經要化到一百五十元之鉅，那更何論其他部分的服裝。章小姐雖然是很真心的愛着我，然而叫我怎樣來能力養活她呢？想到這裏，自不免黯然神傷，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

毓珠雖然是默默地走，但她却很注意毓秀的態度，忽然她靈敏的感覺，發現毓秀又在嘆氣了。這嘆氣的原因，在毓珠心中是祇曉得他爲了生計逼迫的緣故，然而她却沒有想到毓秀還有這一層意思的。爲了要解除他心頭的煩悶，她祇得又含了滿面的笑容。向毓秀搭訕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對於一切的事情，成功與失敗，是不是相信命運兩字的？」

毓秀忽然聽她問出這個話來，心裏自然感到有些意外的，不免望了她一眼。笑道：「事情的成敗，一大半固然靠本身的努力，一小半對於命運兩字，我倒也認爲大有道理。比方伍廷芳和伊藤博文兩人，同是日本的留學生，以才幹學識而論，伍廷芳未必輸於伊藤博文。然而伊藤博文終於做了日本的首相，伍廷芳呢？却没有得到國家的信用。這難道說伍廷芳的才幹學識不及嗎？那當然誰也不相信。這樣看來，還不是要歸至於命運論去嗎？所以我說時勢造英雄這一句話是再對也沒有的了。」

毓珠聽他說出這一篇話來，當然明白他是有感而發的。遂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說道：「可見世界上埋沒英雄的人真不知有多多少少呢？不過我想一個年青的人，總也不見得失意到底的，祇要有堅忍心，有刻苦的精神，將來總有偉大的前途。譬如像漢韓信而說吧！他曾窮得連一碗飯都沒有吃，但他到底並不灰心，並不氣餒，結果登台點將，終於做了大元帥。你想，這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？」說到這裏，秋波脈脈地含了無限底柔情蜜意，向毓秀臉

兒很溫和的凝望着。

毓秀當然明白她是繞了圈子在安慰自己，心裏非常感激，點了點頭，正欲再說句什麼話，却也到了金門茶室的門口，於是兩人一前一後的踱了進去。

侍者招待兩人到一個坐桌上坐下，問喝什麼茶？毓珠道：「我喝紅茶，鄭先生呢？」毓秀道：「拿一盃紅茶，一盃菊花茶好了，」侍者答應，便匆匆下去。一回，就把紅茶和菊花茶送上。毓秀見金門茶室吃點心的辦法，和大東茶室一樣，都由女侍者手托了盤子，裏面放着點心，向每個桌子循環的走着。客人假使要吃什麼，便可呼之叫她放下什麼點心，這樣是非常的隨意和自由，用不到拿紙兒點寫或者吩咐的了。

這時有個女侍者手拿一盤燒肉飽走過來，毓珠遂叫她放下兩客。見盤上尚有式樣不同的飽子，毓珠望她一眼。問道：「這可是甜的嗎？」女侍者含笑點了點頭，毓珠遂叫她放下兩客。回眸向毓秀說道：「鄭先生！吃些罷！」

毓秀知道這一吃，化費十幾元錢那是算不了一回希奇的事。不過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何必顯出僞促不安的神氣，這不是叫人疑心我是個曲死嗎？這樣想着，遂又顯出很洒脱的態度，握起筷子，把桌上那張白紙兒擦了擦，便吃了一隻燒肉飽。

毓珠臉兒生得美麗，連吃東西的姿態都感到可愛。她微開了小嘴兒，露出一排玉潔的牙

齒，咬了一口飽子。忽然她又想到一件什麼似的，把秋波瞟了過來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瞧這兒幾個茶花倒是怪美麗的，無怪生意很不錯。」

毓秀見她挺愛說笑話的，不知是不是因為自己顯出憂愁的樣子，所以她要引逗我的高興嗎？覺得章小姐對待我的一片深情，確實也不下於桑小姐的。爲了自己要表示原沒有什麼憂愁，遂也說笑話道：「其實女侍者雇用得美麗，那是茶室主人失算的。對於營業上非但沒有幫助，恐怕還要大受影響呢！」

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我聽不懂，你倒給我說出一個道理來。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瞅住了他的臉兒，忍不住奇怪地發問。

毓秀笑了笑，說道：「那理由是很簡單的，古人有句話，『秀色可餐。』那麼以這四個字而說，一般吃客瞧了美麗的茶花，秀色都已吃飽，還能吃得了點心嗎？這樣大家都不吃點心。祇餐秀色，茶室主人還不大受影響嗎？」

毓珠聽他這樣新鮮的解釋，白了他一眼，忍不住捫着嘴兒吃吃地笑起來。好一回兒，她才拿手帕拭了一下眼皮。秋波逗給他一個嬌嗔，笑道：「這就虧你想得出的？」毓秀自己也好笑起來。

毓珠把手抬到後腦去擺了擺鬢髻的長髮，握了玻璃盃，又微微地喝着。毓秀見她今天穿

的是件蘋綠色條子花呢的旗袍，頸項的衣紐上還別了一顆珠寶石的別針，真是鮮豔奪目，秀麗非凡。毓珠見他目不轉睛的呆望自己出神，便放下茶盃，握了筷子向碟子內點了點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吃呀！別冷了，你難道也飽餐了秀色不成？」說到這裏，猛可想着他是望着自己出神呢！一時真難爲情得了不得，頰上本來塗了一圓圈胭脂的，這就更紅暈得好看了。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也覺得很不好意思，微微一笑，遂也握了筷子，自管吃飽子了。兩人靜靜的吃着，毓珠的芳心是非常的愉快，然而毓秀的內心却仍是十分的憂鬱。他在想三天後的房舍，又到那兒去設法？此刻是在做少爺，回去還不是做難民？那麼這眼前的享受，是並不感到一些兒的愉快，祇覺得無限的痛苦。因然不理會自己究竟是置身在什麼地方？連吃到嘴裏去的燒肉飽子，也體會不出到底是怎麼樣的美味呢？他覺得毓珠會看中一個窮少年作朋友，那簡直是瞎了眼睛。……唉！想到這裏，他胸口一股子鬱氣，不會由自主的塞上來。

毓珠見他又在嘆氣了，這倒給自己一個說話的好機會。遂微抬了粉臉兒，向他望了一眼。低低的問道：「鄭先生！我瞧你今天似乎總有些不快樂的神氣，不知是爲了什麼緣故呢？」

毓秀心中別別一跳，連忙又堆起笑容來。搖頭道：「我沒有什麼不快樂，也許你的心理

作用。」毓珠瞅他一眼，撇鼓了小腮子。說道：「我爲什麼要疑心你不快樂？我覺得我的感覺，完全是事實，決不是心理作用的。鄭先生！你假使認我是一個朋友的話，你應該告訴我，是不是？」

毓秀心裏暗想，剛纔客堂裏房東向我索取房金的一回事，她到底有聽見了沒有？假使她聽見的，當然明白我憂愁的原因，難道說沒有理會嗎？這是決不會這樣呆木的。明知故問，叫我怎麼好意思告訴你呢？因此依舊搖頭笑道：「真的沒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情，叫我打從那兒來告訴你？」

毓珠聽他一味的否認，這就難了。假使我一定要追問他，他當然決意不肯告訴，而且人家本身既說並不高興，而我一定說他不快樂，這算什麼意思？假使我直截的問他經濟困迫吧！這似乎太唐突一些。究竟也不是一個辦法。毓珠在這樣左右爲難的情形之下，她一顆芳心真焦急得了不得，兩頰會熱辣辣地紅起來。

毓秀見她緋紅了兩頰，緊蹙了眉尖，彷彿在作沈思的樣子，心裏倒反而感到有趣。暗想，她這是爲什麼？難道因我不肯告訴，使她生氣了嗎？還搭訕着道：「韋小姐！近來學校裏忙不忙？」

毓珠聽他竭力把話鋒轉變着，可見他是個多麼志高氣傲的少年。一顆芳心，愈加佩服，

在佩服之中，更產生了愛的成分。秋波含了哀怨的目光，向他臉上運了那麼一瞥。點頭道：「說忙也不忙，說空也不空，總是那麼刻板式的生活。真先生！我們就在這兒叫幾隻菜喝些兒酒好嗎？」

「酒我不會喝，章小姐要喝的話，就祇願喝些兒是了。」毓秀望她一眼，很低的回答。毓珠笑道：「稍許喝些兒要什麼緊，我們喊他們拿兩瓶強身露吧！」說着，向侍者要了一張白紙，便點了幾隻冷盆和熱炒，並兩瓶強身露，吩咐侍者拿去。

約摸一刻鐘後，侍者把酒菜都端上來，祇有熱炒還沒有送上。毓珠把強身露倒了兩玻璃盃，一盃送到毓秀的面前。笑道：「強身露和葡萄酒一樣的和善，這是喝不醉的。」毓秀道：「不過我喝葡萄酒也會醉的，這一盃還太多一些。」毓珠已喝了一口，把筷子指了指盆內的燒雞，說道：「喝不完就剩着吧！」

毓秀覺得章小姐的豪爽大方，這似乎更襯自己的寒酸侷促。強身露還沒有沾唇，他的臉兒已是血紅了。在這樣情形之下，毓秀倒反而像個羞人答答的姑娘了。

待熱炒送來，毓珠的兩頰已喝得海棠花那樣的鮮美了。因為臉兒紅的緣故，所以更襯眸珠的烏黑，雪齒的潔白。瞧章小姐的酒量，也未必好。似乎她今天這樣的大喝，還有些存心這樣子的神氣。一時心裏未免感到有些奇怪，難道她是生氣我嗎？因此望着她嬌靨，笑道：

「章小姐！你的臉已很紅了，我想別喝了。」毓珠秋波一轉，笑道：「真嗎？那麼我們就吃飯。……」毓秀點點頭，於是吩咐侍者拿飯。在送上飯的時候，方才把那盅飯爪湯也送上來了。

吃飯畢，毓珠叫侍者開上賬單，見二十八元五角。毓秀暗吃一驚，想不到一個多月的房租吃去了。因為自己身邊根本沒有錢，也就用不到作虛偽的舉動，所以老實不客氣的瞧着毓珠付了三十元錢，叫他們不用找了，並吩咐代為喊一輛汽車。一面又向毓秀斜乜了一眼，笑道：「我真有些醉了，非坐汽車回去不可，鄭先生！你送送我好嗎？」毓秀聽了，那裏還有一個不好之理，當然是含笑點頭。

一回，汽車來了。兩人一同走出金門茶室，毓秀見她緊偎了自己，走路的姿勢有些歪歪斜斜的，顯然真的有些醉了。在這情景之下，是不得不扶她跳上汽車，吩咐車夫先開到靜安寺路去。在車廂裏，毓珠的嬌軀可說是整個的靠在他懷裏。毓秀因為她微閉星眸，醉態可人，自然不忍拒絕，也祇好讓她靜靜的躺一回。汽車到靜安寺路，毓珠叫車夫停下，很快的付去車資，開了車廂，便和毓秀一點頭，匆匆的跳下去了。毓秀見她這神情，又覺得清楚，心裏有些奇怪，但也不加以思索，叫車夫又開到南洋橋天同坊。當毓秀伸手摸到西服袋內去的時候，不料却已多了一疊厚厚的鈔票了。

六 鄙她父何忍抹她愛

毓秀在汽車掉頭的時候，他在感覺章小姐的醉意有些神秘。因為她假使真的醉了，定然不會再顧到汽車是已開到靜安寺路了。現在她外表面的神情似乎醉得很利害，而內心依然很清楚，這不是令人感到希奇嗎？就在這沈思之間，毓秀的感覺，自己袋內彷彿高起了一塊，連忙伸手去摸，却是一疊厚厚的鈔票。心裏這一驚奇，頓時呆呆地怔住了。

經過三分鐘的發怔，他內心開始猛可的恍然了。於是他才明白毓秀所以要這樣的大喝，是爲了可以到醉的地步。既然醉了，便可以叫我同車伴送回家。因爲借了酒醉的名義，她纔能不避嫌疑的倒入我的懷裏。這樣她在我防到之間，達到了她要接濟我金錢的目的。唉！這樣看起來，章小姐待我一番深情，真是用心良苦。毓秀想到這裏，因爲是過分的感動，不免淌下一滴眼淚來。

這夜毓秀坐在寫字檯旁，點着那一疊鈔票，齊巧是一百元錢。覺得天下竟有這樣的好人，那真可說是難得極了。不過我受了這一百元錢，當然心裏是很不安的。雖然她是因爲怕我羞慚，所以用這一種方法來接濟我，但我豈可以也能不聲不响的老實拿着嗎？那麼明天章小姐來的時候，我是應該向她說明，假使她情願接濟我，我算同她借一百元錢，這也是一個

道理。

毓秀想定主意，便把一百元鈔票依然好好的放入抽屜，預備明天幸小姐來，和她說明這一件事，願意出一張借據給她。不料次日毓珠却没有來，再過一天仍舊不見她到來。毓秀心裏好生奇怪，她的心裏究竟是什麼意思？難道生恐我和她說起這一件事，所以她避着我嗎？這章小姐也未免太有趣了，不過在自己的存心，章小姐若一天不來，我總不能把這一百元錢用它一絲半毫的，要她承認的確是借給我，那麼我用着也心安。

在毓秀的心裏是想得好好的，不料過了三天，毓珠沒有來，這位房東王太太卻鐵青了臉孔又走上來。她一見到毓秀，便送過來一個白眼。惡狠狠的道：「三天到啦！你不是叫我不用自己上來嗎？怎麼直到下午三點多了，還不送下來？你難道稿費還沒有領來嗎？鄭先生！一個人不能這樣的無賴，交結女朋友的錢有的，付房錢的錢沒有，這算什麼道理？你不要欺我老實，哼！你若……」

毓秀覺得王太太這副兇相實在太難看了，在這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他是沒有了辦法，立刻走到抽屜旁邊，取出那疊鈔票，向王太太搖了搖手。說道：「別鬧別鬧！王太太！你太性急一些兒了，再遲一刻，我自己的確也要下樓來付給你了。」

王太太忽然瞧他取出這麼一疊鈔票來，方才把一臉的怒容消失了。轉着眼睛，這回却是

送給他一個媚眼。微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能怪我催索得緊呀！因為明天我們是要付大房錢了，唉！一個人真不知一個人的苦楚。」

「我決不怪王太太的，當然，王太太也有苦處的。這兒是二十元錢，請你點一點吧！」毓秀數了二十元錢，交到王太太的手裏去。

「這也不用點的，難道會錯的嗎？鄭先生！那天這位小姐是你的誰呀？真生得美麗極了，我想鄭先生是可以給我們吃喜酒的了。」王太太笑盈盈的接過鈔票，兩眼祇顧望着他手中剩餘的鈔票上去。毓秀望着她媒婆式的笑臉，倒也忍不住笑起來。王太太見他不答什麼，方才大功告成的走下去。

毓秀在她跨出房門的時候，這才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感觸。一天兩天的過去，毓秀天天等章小姐來，可是章小姐却從此不來了，因此毓秀等待章小姐來的心也就慢慢地淡下來。

這天是星期六的下午，毓秀坐在寫字樓旁，正在埋首疾書。忽聽一陣革履聲，接着就見章小姐笑盈盈的走進來了。毓秀因為是沒有防到，所以感覺意外的驚喜。立刻離座迎着，給她拿下大衣。笑道：「章小姐！那晚你醉得很利害吧！」

毓秀沒有回答，微紅了兩頰，却是抿着嘴兒啞啞的笑。一回，又走到寫字樓旁，瞧了瞧

他寫着的稿紙，回眸又瞟他一眼。笑道：「鄭先生寫的稿紙真清潔，難道一些不塗改嗎？」叫人佩服佩服。

毓秀照例給她倒了一盃白開水，然後挨到她的身旁，明眸在她嬌靨上脈脈地凝望着。低聲的道：「章小姐！你這人我覺得不應該，怎麼不聲不响的竟在我袋內放着一百元錢呢？當時我真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後來再三思忖，方才知道是章小姐給我藏在袋裏的。」

毓珠對於他要向自己說明的，這是早在意料之中。於是假裝很驚異的神情，向他望了一眼。搖頭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說的什麼話？我怎麼聽不懂呢？」

毓秀對於毓珠會假裝含糊的態度，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。望着她粉臉兒，倒是愕住了一回子。毓珠覺得自己若不承認，那也不是道理。於是秋波逗給了他一瞥多情的目光，露齒嫣然的一笑。說道：「已經是過去一星期的事情了，我們還談它作什麼？鄭先生！今天我又要來打斷你的工作了，不知你心裏討厭我嗎？」毓珠是竭力把話兒扯了開去。

但毓秀是不肯隨着她裝含糊的，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章小姐！我覺得這事情不妥當，無緣無故的我怎麼好意思拿你一百元錢？」

毓珠聽他這樣說，把身子也假近了地一些。微抬了粉臉兒，望着他很柔和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以爲朋友祇要結交得知己，對於金錢兩字，可以不必看得太重，假使我以後有什麼

困難的話，那麼你難道就不應該幫助我了嗎？」

毓珠這幾句話聽到毓秀的耳裏，自然是感到心頭。情不自禁的把她纖手握住了，覺得柔軟得可愛。遂也很懇切的道：「不是那樣說的，章小姐！我在你的面前，當然也不用假裝虛偽了。確實，我的環境是非常惡劣，承蒙章小姐熱心見愛，慷慨接濟我的金錢，這我當然感激萬分。不過什麼事情總有一個名目，現在這一百元錢，就算章小姐借給我，那麼日後我有錢，一定照數歸還，這樣子我實在已經不勝感謝的了。」

「唉！你又何必一定要這樣聲明，日後你假使飛煌騰達了，那麼你不是也可以給我一些錢用嗎？」毓珠對於他這兩句話，是並不感到喜悅，她祇覺得十分的怨恨。把身子完全靠到他的胸前去，轉着烏圓的眸珠，却逗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甜笑。

毓秀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因為章小姐的話是再顯明也沒有了。她對待我的態度，完全已像丈夫一樣的了。在她意思，就是她的錢等於我的，我的錢也等於她的，唉！她不是認為我已和她成功一體了嗎？想到這裏，真是感無可感，眼皮兒一紅，幾乎要滿下淚水來。

毓珠見他這一種神情，心裏當然是得到無上的安慰。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鮮紅潤潤的嘴唇皮子，望着他憨笑了一回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？……」問到這裏，又覺得太難爲情了，因此垂下了粉頰，又不禁爲之赧赧然起來。

「我明白，我當然明白，但章小姐待我太好了，我覺得十分的慚愧。」毓秀又聽她這樣說，他心裏彷彿塗上了一層蜜，緊緊地握着她的纖手，溫和地又說出了這幾句話。

「我覺得你一些也不慚愧，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，我心裏感到難受。……」毓珠這才又抬起紅暈的臉，秋波含了無限底情意，脈脈地向他運了那麼一瞥。毓秀因爲是感動得太利害，眼角旁終於展露了晶瑩的一顆。毓珠明白他是因爲感激自己的意思，眉毛兒一揚，圓的眸珠，在細長的睫毛裏轉了轉。嫣然笑道：「這麼好的天氣，你是應該出去散散心的，鄭先生！我們走罷！」毓珠說到這裏，她便走到衣鈎旁去，把他的上褂取下。提了衣領。向他抿嘴笑道：「我給你穿罷！」

這宛然是賢妻的口吻，毓秀的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但是他覺得太不好意思了，遂伸手來接。笑道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毓珠聽他這樣說，却抿了抿小嘴，很不樂意似的逗給他一個嬌嗔。說道：「那天你給我穿大衣，我就敢當了。」

毓秀瞧她生氣的模樣，倒是嘆味的一聲笑了。說道：「你到我家裏來，我招待你，那是我的職分。現在叫客人給主人穿衣服，這成什麼意思呢？」毓珠被他這麼一說，臉兒也紅起來，於是手裏拿着的上褂，也就給毓秀接過去了。

毓秀穿上西服，一面在床上拿起她的大衣，提了衣領，也向她微笑。不料毓珠很快的搶

了過去，自行穿上，也連說了兩聲不敢當。毓秀瞧她這意態竟是很生氣的樣子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笑道：「章小姐！怎麼啦？你惱嗎？」

「愛！當然惱你，誰叫你老喜歡戴假面具的客氣。」毓珠鼓着小腮子，恨恨的白了他一眼，但却又忍不住笑出來。毓秀覺得她的可人極了，便彎了彎腰。笑道：「以後就不再和你客氣，那總好了。」這話帶有些兒央求的口吻，毓珠覺得自己是勝利。
聲音來。

這天兩人在大光明瞧了影戲，出來在咖啡館吃了一些點心，方才分手回家。毓秀走在歸家的途上，想着自己是個窮得生活也難以維持的人，現在居然還要享受這種貴族化的「看」和「吃」，這確實是太惶恐了一些。想到這裏，彷彿有人在耳邊說道：「你又不是拆白黨，怎麼在一個姑娘身上沾光呢？」

毓秀腦海裏有了這麼一個感覺之後，他全身會暴躁起來，覺得自己真的太慚愧一些了。雖然這並非是我去勾引她，但自己總感到極度的不安。黯然神喪的回到家裏，在走到亭子間門口的時候，見樓上匆匆走下一個姑娘來。毓秀定睛一瞧，不禁嘆了一聲。笑道：「葉小姐！你來望我嗎？」

「可不是？鄭先生在外面嗎？」秋露心裏正在感到失望，今見毓秀回來，她眉毛一揚，

頰上的笑渦兒又揪了起來。

毓秀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回來了，桑小姐！來房內坐一回兒罷！」於是兩人又走到樓上，毓秀開門進內，脫了上褂。回頭見秋露手裏拿了一本書，正是前星期送給她的那本萬里長風。便問道：「這書拿來作什麼？」

「我看完了，拿來還給你。」秋露走到桌旁，把書放下，手摸着桌沿，秋波盈盈的瞷他一眼。毓秀聽了，很奇怪的道：「還我？我不是說送給你了嗎？」秋露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知道，母親因為我上次買了一本書，被她已经罵了一頓，說這個年頭兒，飯也沒有吃，還有閒錢買書看哩？那天她見我又拿去這本書，她以為又是我買的，我說向阿姨借來看的，看好了要去還她，母親這才不說了。你想，我家裏藏不了這書，還是仍舊放在你這兒罷！」秋露說到這裏，兩頰添了一團團紅暈，却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

毓秀聽了這些話，心裏自然很感觸，不免跟着嘆了一聲。但忽然又笑道：「桑小姐！那麼你不會說是阿姨送你的嗎？」秋露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阿姨送給我，母親會不相信的。反正放在你這兒也一樣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得這話有些不對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怎麼能夠說一樣呢？秋露經過這樣一想，連耳根子也紅起來了。但猶竭力鎮靜了態度，為圓眸珠一轉。笑道：「鄭先生今日有衣服 我洗嗎？」

毓秀聽她這樣問，不禁嘆的一笑。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又不是洗衣服店裏的人，我怎麼好意思常常叫你洗衣服？我心裏能夠安嗎？」

「沒關係，我願意給你洗，你幹麼要不安？再說往後日子長哩！也許我有什麼事情煩你幫助的時候，你難道不肯嗎？」秋露把身子忸怩了一下，明眸含了有些哀怨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

「不過今天委實沒有換什麼衣服，桑小姐！今天小玉沒抱來嗎？」毓秀搖了搖頭，心裏有些感動。秋露點頭道：「小玉睡着呢！鄭先生在那兒玩？」秋露因為人家既沒有換過髒衣服，當然不好意思硬要給人家洗衣服，於是把話鋒又轉變了。

「在公園裏散一回步。……」毓秀口中雖然這樣回答，心裏是感到十分的羞慚，臉兒有些發紅。但接着又很快的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請坐呀！反一小玉沒帶來，你就好好兒談一回去罷！」

秋露對於他這一句「好好兒談一回去罷」的話中猜測，似乎其中還含有一層意思的，芳心不免蕩漾了一下。一撩眼皮，掀着酒渦兒嬌媚地笑了笑，真的身子在桌旁坐下來。

毓秀在她坐下的時候，發現她頭上梳了兩條辮子，從鬢上直掙到後腦上去。彷彿祇有十五六歲小姑娘似的，臉蛋兒更顯得令人可愛。遂也步到桌旁坐下，望了她一眼。笑道：「桑

小姐！你梳了辮子，就像孩子似的。……」

「本來我們不還是個孩子嗎？……」秋露聽他這樣說，臉兒更嬌紅一些，繞過媚意的俏眼兒瞞他一下，很羞澀地笑起來。毓秀覺得秋露帶有些村姑的風味，樸素，純潔，天真。和毓珠相較，另有一種嫵媚的風韻。點頭笑道：「這話正是，沒有結過婚，總還是個小孩子。乖小姐！這辮子自己梳的嗎？」

「不！是嫂嫂給我梳的。我曉得，一定怪不好看的，對不？」秋露聽他祇管在辮子上說話，心裏便起了誤會。其實毓秀覺得沒有什麼正經事可談，無非閒談着解一回悶罷了。今聽秋露這樣說，便忙笑道：「你別誤會，我覺得是怪可愛的，……」毓秀原是說怪好看的，不知怎的？竟誤說了怪可愛的。待要縮住，已經來不及。果然，秋露聽了，却逗給了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

這嬌嗔在毓秀眼裏瞧來，是嫵媚到了極點，同時也可愛到了極點。一時心裏不住地蕩漾，忍不住啞啞的笑起來。秋露被他這麼一笑，如何還忍熱得住？那玫瑰花兒般的頰上，過個傾人的笑渦兒也就沒有平復的時候了。

「鄭先生！我走了，小玉醒來要哭的。……」秋露被他笑得十分難為情，覺得老坐着沒有事也沒意思，遂站起身子，向他點了點頭。毓秀聽她這話宛然是做娘的口吻，這就嘆的一

笑。秋露見他笑得奇怪，遂瞞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我笑你好像是小玉的媽似的。……」毓秀聽她問着，也就情不自禁的說了出來。秋露恨恨的啐他一口，哧的一聲，身子早已逃出房外去了。

這晚毓秀躺在床上，那裏合得上眼？想着毓珠待我的情分，真可說是海無其深，天無其高。然而秋露待我的情分，和毓珠相較，又何嘗分得出厚薄呢？唉！我確實是太幸福了，想不到在這天涯落魄的境況下，竟有這麼兩個美豔的姑娘來愛上我，這不是做夢也想不到嗎？秋露給我洗衣服，處處舉動，沒有不顯出做賢妻的樣子。她說祇要彼此實心眼兒相待，也就了。這兩句話，不是已經很明白的告訴了我嗎？那麼我當然拋不了她，而且也不忍心拋她。因為她是一個同情我身世的姑娘，我怎麼能使一個愛我的姑娘而陷害她到悲哀的境地裏去呢？況且我也的確是愛她的，唉！秋露到底太使我感動了。

不過對於毓珠的一片癡情，我又怎麼能夠忘記她呢？我和她雖然是萍水相逢，然而她對我的印象，却已有相當的認識了。所以她一知道我是鄭毓秀，她立刻就對我表示無限的好感。她這熱情的爆發，決不能和普通浪漫姑娘同日而語的。我相信她的熱情，是完全灑在我的身上，因為她認定我是她理想中的情人，甚至於丈夫，所以纔這樣赤裸裸的對待我，這叫我又如何能夠忘得了她？唉！毓珠究竟也太使我感動了。

毓秀躺在床上，想着秋露的好處，覺得是難以忘記。想着毓珠的好處，也是不忍忘却。想到後來，實在一個都拋不得。毓秀感到太幸福了，心頭開始也會有些痛苦起來。耳鼓裏聽到廂房中的無線電是開得怪响的，前樓打牌的聲音又這樣的嘈雜，這使毓秀更加的失眠了。

還是起來寫一回小說吧！毓秀心裏有了這麼一個感覺之後，於是匆匆披衣起來。坐到寫字檯旁，把稿紙取出，握了鋼筆桿，文思剛剛集中在一處，突然前樓一聲「中風碰碰」的聲音，又把他文思打斷了。在這樣環境之下，叫毓秀怎能落筆寫一個字？他心頭有些憤怒，這些社會上的寄生蟲，簡直一天到晚沒有事情的吗？奇怪！奇怪！他們生長到世界上來，就是天天抹這一百三十六隻的牌嗎？這是職務嗎？這是事業嗎？這是使命嗎？他媽的！這簡直是混蛋，廢物！

毓秀越想越氣，越氣火星越冒，猛可把筆在桌上一拋，手兒砰的一聲擊了一下，他開口幾乎要罵起來。但是前樓的聲音忽然變响了，有人在大嚷道：「這可是一付三翻了，斷么九，一般高，碰念和。六十，一百念，二百四，四百八十和。」說到後面，他順便算起和頭來。這彷彿聯珠炮似的，表示他作戰的技術和經驗確實是很上乘的了。

毓秀恨得咬牙切齒，罵了一聲死坯！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下，他是不得不想出一個委曲求全的辦法。伸子在抽屜裏取出一塊藥水棉花，以一分二，塞到兩隻耳朵裏去。果然四周的聲

音是遠了許多，毓秀因爲思想集中，落筆甚速，由九點鐘寫起，直到子夜一時敲過，竟也寫了四千多個的字。這回停筆到床上去睡，因爲神疲力倦，却是酣酣地入夢鄉去了。

次日起來，早已紅日滿窗。毓秀感到自己的聽覺，似乎有些隔膜的樣子，心中好生奇怪，伸手去一摸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昨夜要緊睡覺，連兩團棉花都忘記取出了，心裏好笑，忍不住啞啞地笑起來。

梳洗完畢，肚子叫得怪响的，毓秀知道因爲是空洞的緣故，遂匆匆的走到弄口來買燒餅油條吃。祇見一個小孩子手拿了報紙，大喊着快看米蛀蟲被鎗斃了。毓秀心裏一動，遂買了一份報紙，急急回到家裏。一面吃餅，一面翻報。翻了幾張，果然見有一則新聞。遂忙瞧着

章乃千被狙

閩係囤積大宗糧食

華洋銀行經理章乃千，年五十六歲，浙江武林人，在靜安寺路愚園路口，築有住宅房子一座，戰後投機發財，擁產百餘萬之鉅。近因囤積民食，操縱市價，以致米價飛漲，一日千里，滬市數百萬貧民，都受腹餓之影響。如此喪心病狂，緣是牽起槍激。昨日下午四時三十分，章氏乘六六六號自備汽車由華洋銀行返家，途中紅燈停

車，斯時突有身衣灰色西服少年一人，袖出手鎗，即向車廂內砰然猛擊。當由章氏保鏢三人出鎗還擊，該少年因寡不敵衆，遂揚長而遁。聞章氏僅傷及腿部，各界得訊，均頗爲惋惜云：

毓秀瞧畢這則新聞，以拳擊桌，大喊可惜，可惜！不料他口中原咬著大餅油條，經此一喊，便掉落到地下。於是忙又俯身拾起，把報紙攤在桌上，低頭再瞧，忽然覺得那章乃千三字好生耳熟，凝眸含蹙的沈思一回，猛可的理會過來了。這就啣了一聲，又叫起來。說道：「這章乃千不是章毓珠的爸爸嗎？哈哈！我倒想不到毓珠爸爸還是富翁中的一個這樣喪心病狂的人物啊！哈，……」自語到此，忍不住又哈哈失常地大笑起來。

毓秀笑了一回，肚子也笑飽了，那剩下的半副燒餅油條再也咽不下去。呆呆地坐在桌旁，出了一回子神。大約有了五分鐘之後，他的拳頭又恨恨的擊到桌子上去。冷笑道：「我鄭毓秀堂堂七尺之軀，難道要她爸爸以剝削民脂民膏的金錢來資助我嗎？那麼我不是也成個社會的罪人了嗎？唉！我若接受她這一百元錢，那我簡直是無恥忘八了！……我還她！我還她！我一定設法還她！……」毓秀說到這裏，他便瘋狂般的走到床邊，把床底下的皮箱拉出，開了箱蓋兒，取出一套冬季的西服，並一件厚呢的大衣，用張報紙包裹舒齊，挾在脅下，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，他的身子便匆匆的直奔到樓下去了。

毓秀到什麼地方去，誰也沒有知道。大約半個鐘點之久，他口裏哼着華爾滋的調子，很輕鬆的回來了。開門進房，在袋內摸出一個小紙包，透開來瞧，裏面是一疊六十元的鈔票，再仔細望外面包的紙兒，很顯明的印着「大同當」三字，秀毓有些感觸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毓秀從此天天等毓珠到來，可是總不見毓珠的情影。好容易又過去了一星期，毓珠笑盈盈的來了。毓秀一見毓珠，便把一百元鈔票放在桌上。向她含笑說道：「章小姐你來得正好，這幾天你若再不來，我一定要來找你了。前次多承你資助我一百元錢，現在我領了稿費，理應照數歸還，請你點一點吧！」毓珠再也想不到自己還祇一脚跨進，毓秀就會向自己說出這些話來，一時倒怔怔地愣住了。

七 百結愁腸如何解得

毓珠忽然聽他要把這一百元錢還給自已了，這在未跨進室內之前，還是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她瞧着毓秀嚴肅的臉色，不免把紅暈的臉兒浮上了一層蒼白的神情。但她兀是鎮靜了態度，且不說話，先把身上披着的大衣，自管脫了下來，放在椅子的背上。秋波含了無限哀怨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逼了那麼一瞥。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沒有什麼事情得罪過你，你爲什麼要使我這樣的難堪呢？……」毓珠的話聲有些兒哽咽的成分，她眼皮兒一紅，幾乎已歎

盈盈淚下的神氣。

毓秀見她這樣楚楚可憐的意態，心裏也深悔自己不該這樣的性急，何必一見面就把這一百元錢還給她？章小姐的本身沒有錯，我難道也和她生氣了不成，這就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「不！章小姐！你不要誤會，因為我在三天前意外地領到了二百元的稿費，既然我有錢了，不是理應歸還你嗎？當初我原說是問你借的。……我並沒有使你難堪呀！」毓秀搓了搓手，兩頰也是漲得紅紅的。

毓珠並不回答他，她把身子一步一步的退到椅上去坐下了。一顆芳心，是感到萬分的悲酸，她的眼淚再也忍不住撲簌簌的滾下了兩頰。毓秀見她低頭坐着，竟是哭起來。女人家的眼淚到底是件善於感動人的東西，毓秀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？鼻管內有些酸楚，頰上也會沾露了晶瑩的那麼幾顆。

兩人默默地相對着滴了一回淚，毓秀終於先開口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爲什麼要哭？我覺得奇怪，借了人家的錢，不是應該有歸還的時候嗎？我自己既有了錢，總要還你的，你心裏又何苦難受呢？……」

毓珠還是不開口，她不但是淌着淚，聽了毓秀的話，竟是哭出聲音來。不過她又覺不方便，身子側了過去，把手帕掩了臉兒。毓秀雖然見她把聲音是捫住了，但瞧了她兩肩一聲一

聲的意態，顯然她還是哭得非常的傷心。想不到章小姐竟癡情到這樣地步，一時也不禁爲之淒然淚落。

室內是靜寂得祇有一架鬧鐘在滴嗒滴嗒地响着，雖然毓珠是坐着，毓秀是站着，但誰也相信，這間房中是沒有一個人的。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時候，毓珠把手帕拭乾了淚水，慢慢地轉過身子，望了毓秀一眼。悄聲兒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話我不懂，何謂是意外地的稿費？」

「因爲大地的女兒銷路頗好，書店主人欲請我再著一部，所以先酬謝我二百元錢，這不是意外的嗎？」毓秀被她這麼一問，倒是愣住了。但他原是個聰敏的人，不得不暫時違背了良心，編一套謊話叢書來掩飾過去。

毓珠聽了，暗想，書店主人不是慈善家，想來決沒有這樣的好人。不過她嘴裏沒有說出來，嘆了一口氣。又說道：「你要還我錢，這是你的志氣高傲，我當然不能怪你，而且我原也希望你有這麼的志氣。不過你的舉動太快速了，爲什麼我坐也沒有坐下，你就急急的和我說這些話，那你不是存心和我負氣嗎？」說到這裏，還感到有些委曲，眼淚又滴了下來。

「不！不！我沒有和你負氣，因爲這是一件興奮的消息，我舉動上不免太快速了一些，其實，我原也有些懊悔。……」毓秀是竭力的把過去話兒去變成正面來。但毓珠是個絕頂聰

敬的姑娘，她決不會這樣呆笨，讓毓秀輕輕地掩飾過去的。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不用說這些違背良心的話，我明白，我很明白。然而，你却不明白，我又有什麼話好說……」她的淚從頰上一直淌到嘴角旁來。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心裏有些感動，也有些慚愧。但是自己沒有什麼話可以對她說，因為她是痴心地愛着我，我爲了她爸的緣故，沒有勇敢去接受她的愛，在她這幾句話中尋味，顯然她也未始不知道。雖然章小姐的本身是值得令我可愛的，但我倆間是隔了一條廣闊的鴻溝，在種種的事實上，的確是沒有結合的希望。爲了避免彼此痛苦起見，覺得這根情絲還是早些割斷了比較妥當。

毓珠見他聽了自己的話，並不回答，紅了臉兒，似乎在沈思的樣子。遂把明眸在他臉頰上掠了一下，蹙了眉尖，顯出很哀怨的神色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問你，一個殺了人的罪犯，他的女兒是不是同樣地有罪惡的？……」

毓秀想不到她會問出這句話來，可見章小姐的心細如髮，她把我所以立刻還她錢的原因，她已經是瞭若指掌了。因爲她既然已經明白，這使毓秀的心裏更加的不好意思。遂假裝含糊的說道：「章小姐爲什麼談到這個問題上去？我以爲借人家的錢，必定也有還人家的錢，這是極簡單的道理。」

「不渴我覺得鄭先生所以還我的錢，決不是像你所說的道理那麼的簡單。我並沒討你，你爲什麼要還我？」毓珠見他這樣理直氣壯，雖然心裏是更感到怨恨，但對毓秀人格的偉大，也就更感到了敬愛。她鼓着紅紅的小腮子，視線和問話一同集中到他的臉上來。

毓秀聽她這樣問，心裏覺得有趣，因爲這情形是特殊的，與普通的借錢還錢不同，這就是這的一笑。低低的說道：「雖然章小姐沒向我討，但我多餘了錢，不是應該要還你嗎？」

毓珠心中最不受聽的就是「應該」兩字，因爲自己前次雖沒有和他明顯的說我的錢就是你的錢，然而暗中是早已授與他這種的意思了。但是他還祇管要和我分得這樣清楚，他不是些兒也不明白我的心嗎？因此一顆芳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怨恨。不過照理而說，我決不能怪他是說錯了話的，借了人家的錢，當然是要還的，這我難道還有個不知道嗎？

毓珠在這個情形之下，她說又說不出，哭又哭不出，心裏的痛苦，真是非作者一支禿筆所能形容的了。

「你還笑得出？我想不到你有這樣的狠，……」毓珠也許是過度的怨恨，使她情不自禁的說出這兩句話來。但說到狠字的時候，以下的話再也說不出來。因爲他還我的錢，實在用不到一個狠字的必要，這就覺得一個女孩兒家對待一個年輕的男子，未免是太失了姑娘的身分。心裏越想越不好意思，越想越覺得悲酸，她哀怨的目光，在毓秀臉上逗了那麼一瞥之

後，淚水又像泉一般的湧了上來。

毓秀究竟不是草木，何況還是個富於感情的少年。他聽了毓珠的話，同時又瞧了毓珠的神情，他覺得章小姐的癡情是太可憐了。但是我素來痛恨殺貧民不見血的奸商，我曾經有要拿手鎗去予以打擊者以打擊的存心，然而我現在要接受大眾仇人的錢的資助，我是人嗎？我是有頭腦有理智的人嗎？我簡直是畜牲，是狗彘都不及！爲了黃金與美人，而轉變自己原有的思想和意志，這是最卑鄙下賤的東西。較之一向擁護財閥的小人更不要臉，那麼在今日這一刻千金之間，我不是已將要達到這個地位了嗎？……毓秀這樣一想，他全身顫抖了一下，對於章小姐這一分兒深刻的情意，他還覺得漠然無動於中。

毓珠的粉臉兒是低垂着，熱辣辣的發燒得利害。她在想毓秀聽了自己這兩句話後，不知作何感想？也許他一定有所明顯的表白吧！然而毓珠的理想還是不能成事實，她明眸望着自己的脚尖，經過良久的出神，却仍不聽毓秀有什麼動靜，於是她再也忍不住的站起身子，一步挨一步的走到毓秀的身旁來。帶了顫抖的聲音，含了晶瑩瑩的淚水。叫了一聲鄭先生！說道：「你應該同情我的環境，你應該可憐我的身世！唉！你不能因我父親是個殺害貧民者，你就把我也當作仇人看待嗎？……你固然是個有理智有勇敢的少年，但，你錯了，你不能抹煞一個可憐的好人呀！鄭先生！假使你的爸爸是個利令智昏的市儈，你也遭到你朋友這樣冷

酷的對待，你心裏的感覺怎樣？你所受到的刺激如何？……毓珠的喉間完全哽住了，她整個的臉兒，已全都給淚水作爲根據地了。

毓秀再也不想不到毓珠對自己赤裸裸地會說出這幾句話兒，一時望着她游蕩着雨般的粉頰兒，倒是呆住了一回子。情不自禁的握住了她的纖手，很柔和的微笑着：「章小姐！你一切別誤會，我所以還給你錢，決不是爲了你爸是個囤積民食商人底緣故。其實在前星期我在報上得知了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我心裏也很代你焦急的。章小姐！你是一個思想不平凡的女子，我如何不同情你的環境？」

毓珠從他這幾句話中細細的尋味，覺得他對於我爸爸的行爲，確實十分的不滿。不過他對於我的一片深情，是真的非常感動罷了。遂又低低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不用騙我，我是個明理的人，爸爸身擁百萬家產，尚不知足，竟投機這樣喪害天良的事業，這不但外界覺得憤怒，就是我做女兒的也覺得可恨。雖然我也曾再三的強諫過，但爸爸所交的朋友太無恥了，他們都是外界所謂米蛀蟲者，唉！因此我爸爸也同化了。鄭先生！我在報上我在無線電裏常常聽到罵米蛀蟲的時候，我心裏總感覺十分的悲痛。不瞞你說，我在家庭裏是得不到一些兒安慰的。我母親是個吃齋念佛的人，一天到晚在佛堂裏做功課，我知道我母女間是隔了一條鴻溝，絕對是沒有談話的餘地。我爸爸此外又擁了四個美妾，這四個美妾除了在一百三

十六張牌裏過生活，否則上舞場逛戲院跑賭場，爸爸也從不過問。哥哥雖在大學讀書，但祇不過是塊招牌。因了哥哥的不良，使嫂嫂也常常回娘家去，三天五天不回家，在娘家作什麼？那是無從明白的。你想，我處身在這樣家庭下，我還有什麼趣味呢！自從和你見了面，我很想在你那兒能夠得到一些安慰，然而你今天給我的刺激，太難受一些了。……」毓珠絮絮地說到這裏，既難爲情，又覺悲酸，低下了粉臉兒，啜泣不停。

毓秀聽了她這一篇話後，心裏也就愈加同情。想不到一個有錢人家家庭的内容，竟如此腐蝕，真令人不勝感嘆。但毓珠獨不染惡習，真也不容易了。遂在袋內摸出一方雪白的帕兒，交到她的手裏去。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快不要傷心了。……」在毓秀的心裏，是很想好好兒安慰她一番，可是心中雖然有許多的話要說，却是無從說起，因此祇好呆呆地又頓住了。

毓珠見他拿帕兒給自己拭眼淚，遂又微微地抬起粉臉，擦了一下眼皮，把手帕交還了他，又向他點了點頭，表示謝謝的意思。毓秀見她意態，是已回復了原狀。遂走到桌旁，倒了一盃開水，遞到她的手裏。微笑道：「章小姐！你喝茶！」毓珠見他笑，心裏頗覺怪不好意思的。暗想，這是向我賠不是嗎？這樣一想，兩頰便又透露一圓圈的嬌紅。但也祇好顯出洒脫的態度，向他點頭含笑的道了一聲勞駕，便伸手接了過去。同時她的身子又退回椅子上去坐下了，毓秀心頭這才感到室中空氣是鬆弛了許多，遂也在寫字桌旁邊坐下，因爲大家沒

說話，又默默地靜思了一回子。

毓珠握着玻璃盃子，湊在紅潤潤的嘴唇旁，露着一排玉潔可愛的牙齒，微微的一口一口的呷着。約摸五分鐘後，她把身子側了過來，茶盃放在桌上，纖手掠了一下鬢際的雲髮，明眸望着毓秀的臉兒。低低的又道：「鄭先生！這一百元錢是我個人自己的私蓄，你假使真心同情我的話，你應該不要還給我，不知道你肯聽從我的話嗎？」

毓秀聽她這樣說，當然明白她心內深刻的意思。一時覺得章小姐愛我之情，實勝過同胞手足，不免感入骨髓。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章小姐！你的情深誼厚，我是刻骨難忘。不過我現在還不少錢用，假使將來有需要你幫忙的時候，我自己也會問你要的。」

毓珠聽他不答應，心裏雖然有些怨恨，但他這兩句話是說得尚屬誠懇，並不虛浮的樣子，因此也祇得罷了。不過心裏却在細細的暗想，一星期前，他並沒有把這一百元錢還給我，顯然他正短少錢用。在一星期後的今天，他忽然又還給我了，那麼他這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雖然他說是書店酬謝他的，不過我覺得這話是不可信的，莫非他心氣高傲，是拿物件去典質了還給我的嗎？想到這裏，意欲再向他追問詳細，但到底問不出口，因此顰蹙了柳眉，却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

「章小姐！我們還是到外面去走一回兒吧！」毓秀見她這樣問問不樂的神氣，這回倒是

他開口叫毓珠一同去散一回兒心。

毓珠也感到坐着太氣悶，遂站起身子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拿起皮匣開了，在裏面一塊鏡子上照了照，見粉臉兒淚痕縱橫，這樣子怎好意思走到外面去呢？遂取了裏面的粉盒兒，意欲撲上一層粉去。毓秀在旁插嘴說道：「索性洗個臉兒罷！」說着話，把熱水瓶裏的水，已傾入面盆裏去，放了一條手巾，向毓珠望了一眼。

毓珠覺得他的舉動，處處顯出多情的樣子，一顆芳心，愈加感到他的可愛。一面洗臉撲粉，一面也擰了一把手巾，回身交給毓秀，瞞他一眼。說道：「你也擦一個臉兒吧！」毓秀連忙含笑揉過，心裏自然也十分的感動。

兩人洗過臉，毓珠披上大衣，拿了桌上的皮匣，先走了出去。毓秀見桌上那一疊鈔票依然放着，遂忙叫道：「章小姐！你錢忘記拿了。」毓珠這才回身哦了一聲，把鈔票從毓秀手中接過，藏入皮匣裏面去。當她抬頭的當兒，秋波脈脈地却逗給了他一瞥無限哀怨的目光。

毓秀雖然不知道她是真的忘記了？還是故意不願拿去？不過從她憂抑的粉臉上瞧來，當然她是很不願意把這一百元錢藏到皮匣裏去的，心裏這就感到好笑。遂說道：「我們走罷！」於是兩人一前一後的走到樓下，跨出了大門的時候，毓珠忽見皮鞋帶子散了，遂把皮匣交給毓秀拿着，自己蹲下身子繫帶子。待繫好了鞋帶，兩人方才並肩踱出了天同坊。這情景瞧到

後面一個人的眼裏，因此情海中又起了一層微微的波紋。

這後面的人到底是誰呢？當然諸位明白就是蔡秋露。秋露也有四天不曾到毓秀那裏去玩了，因為她受了一些感冒，是曾經睡倒在床上幾天的。昨天下午是已經可以起床了，原想到毓秀家裏望他，但是生恐母親責罵，纔病好的人，怎麼就要到外面去走呢？所以秋露是祇好忍耐着。直到今天下午，她是再也忍不住了，因為算來有四天沒和他見面了，毓秀的心中，當然也是同樣地記着我的，所以她悄悄地跨出大門，很高興的預備和毓秀去談一回兒。

不料一脚跨出十八號的大門，映入秋露眼簾下的，就是一幕夠人刺激的情景。她立刻停步呆住了，心裏還有些不相信，纖手拭了拭眼皮，仔細望了過去，這還不是鄭先生嗎？那姑娘是挺華貴的，因了華貴的緣故，更顯得美麗。她彎了身子，似乎在繫鞋帶子。鄭先生給她拿了皮匣，站在旁邊望着。這一種親熱的情形，完全是一對兩小口子的模樣。

失望像一枚尖銳的利箭，猛可穿過了秋露一顆脆弱的芳心裏，她感到一陣無限的慘痛。因為病後的身體原是虛的，兩眼昏花，全身無力，要不是門框子給她扶住了，她真的會跌倒地下呢？眼瞧着自己心愛的鄭先生被一個小姐牽着走去了，慢慢地終於消失了他們的影子。秋露的心裏，彷彿已失了一件什麼寶貴的東西，她如醉如癡的呆住着，眼淚會像雨一般的滾下來。

拖着沈重的步伐，四身又踱進房中。桑老太抬頭見女兒蒼白的臉色，她心裏感到有些吃驚。急問道：「怎麼啦？你臉色這樣可怕。」

「沒有什麼，我還覺得有些頭重腳輕似的。」秋露竭力鎮靜了態度，低低的回答。身子已摸索到床沿旁去坐下了。

「我原叫你不要起床，前天的熱度還是怪燙的呢！唉！你這姑娘到底太孩子氣了。反正又沒有什麼事情叫你幹，嫂嫂抱了小玉是回娘家去了，你快給我靜靜的再躺着罷！」桑老太口裏雖然絮絮地埋怨着，但她心裏是十分的肉疼。身子已從椅上站起來，放下手中的活針，走到床邊，把手摸到秋露的額角上去，立刻叫她脫了衣服睡了。

秋露並沒回答什麼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身子已鑽進被窩裏去。桑老太是很慈愛的把被兒塞塞緊，說道：「病纔好一些兒，心就活動想起來，要知道你的身子是素來柔弱的呢！唉！這個年頭兒，……」桑老太說到後來，她心裏又在暗暗的感傷了。

秋露始終沒開口，她的眼淚又大顆兒的湧上來。「唉！人心到底是不可捉摸的！」她暗暗嘆了一聲，她覺得芳心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猛刺一樣的難受。

我這樣一片深情對待着他，我以爲他心眼兒一定也祇有我一個人的，誰知他又去愛上了別個姑娘，可見男子却是三心兩意，見一個愛一個的多，那裏談得上真正愛情兩個字呢？祇

有女子，總是癡心的多。想不到像鄭先生這樣誠實的少年，也會這樣的沒情沒義，唉！那還有什麼話說？於是她又想到這位小姐的服裝，當然是個貴族小姐的身分，於此可以明白愛情完全是建築在金錢身上的。秋露想到這裏，彷彿是受了傷的小鳥一樣的悲痛，情不自禁的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秋露這一哭不打緊，倒把桑老太太吃了一驚。回過頭來，又急急的問道：「秋露！你怎麼啦？你……到底怎樣的不舒服呀？……」

「沒……有……什麼……」秋露被媽一問，她方才警覺過來，立刻停止了嗚咽，但喉間兀是雪雪索索的抽噎着。桑老太這就把手中的活針，又放到膝踝上來。不覺暗暗的想道：瞧女兒的情形，彷彿這哭並不是單層爲了生病的緣故，難道她另有失意的事情嗎？便又問道：「既然沒有什麼，爲什麼哭呢？你不是小孩子，讓人家聽見了，豈不是笑話？」

「那又有什麼笑話？這個年頭兒，何事不足傷心？誰不想痛哭？」秋露停止了抽噎，又感慨地說着。桑老太聽了，倒也不禁長嘆了一聲。低低的說道：「但是哭哭也沒有什麼用呀！秋露！你茶要不喝一口兒？」

「我不要喝茶……」秋露輕輕兒回答。桑老太道：「那麼你好好兒的睡罷！別胡思亂想，無論一件什麼事情，都有一個定數的。……」

桑老太這幾句話聽到秋露的耳裏，芳心倒是暗暗的一跳。母親這話無形中竟在給自己解，難道她老人家也知道自己的心事了不成？想到這裏，兩頰會熱辣辣地通紅起來。遂把被兒蒙住了頭，暗自又想，母親這話是對的，無論一件什麼事情，總有一個定數的，那麼我又何必爲毓秀的另有女朋友而傷心？假使我和毓秀有緣的話，當然是有圓滿的結果。假使沒有緣分的話，強求又有什麼用呢？況且我和毓秀雖然是認識了多時，但開始談話，也祇不過兩星期之久，我有什麼能力去干涉他的另有女朋友呢？也許你自己一片癡心，在毓秀的心中，他根本不愛我，那也說不定哩！秋露這樣一譬解，心裏這才寬鬆了許多。一時頗覺疲乏，竟真的沈沈地熟睡去了。

醒來的時候，室中已亮了電燈。祇聽鳴申在說道：「祖母！姑姑怎的還不醒來？粥快燒好了呢？」桑老大道：「你倒去瞧瞧姑姑，也許醒着哩！」

鳴申聽了，真的走到床邊來。秋露遂翻過身子來，鳴申味的笑道：「姑姑！你醒了。」秋露亦微笑道：「你母親今天還沒回來嗎？」鳴申道：「可不是？在外祖母家已住了三天了。外祖母家裏天天吃飯，肴菜又好，所以媽是不肯回來了。」

秋露嘆了一口氣，拉了他的手。問道：「那麼你願意到外祖母家裏去嗎？」鳴申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要上學校裏讀書去。」秋露又問道：「那麼你喝着粥，不嫌苦嗎？」鳴申

搖頭道：「當然不苦，祖母也喝粥，姑姑也喝粥，大家都說不苦，我難道就苦嗎？學校裏先生說，有許多許多的人，不但沒有吃，而且沒有穿，還在炮火中死呢！假使我沒有讀書，那才真的苦呢！」

秋露想不到這幾句話會出在一個年纔七歲的孩子口中，當然感到意外地驚喜。情不自禁的把他小手拿到鼻上來聞了聞，揪着笑渦兒。說道：「你這孩子有志氣，哥哥總算也很安慰的了。」

秋露因為在下午睡了一覺，晚上吃過粥後，却無論如何睡不着了。困了睡不着，難免又胡思亂想的忖了一回。忖到後來，總是辛酸的，這就又暗暗的泣了半夜。

秋露一夜沒睡，不料毓秀也是一夜不曾合眼。他在想白天裏和章小姐出去又玩了一天，結果又化了她許多錢，想起來真有些慚愧。以我這樣的一個貧少年，和一個貴族小姐在一起，那的確太不相稱了。我是一個有理智有思想的青年，不能認為這種享樂是歡悅的，我瞧着章小姐付錢的時候，我心裏是感到無限的痛苦。我沒有錢去應酬這種無謂的交際，但我也情願去享受這種不化錢的幸福。在她固然是不計較我的吃白食瞧白戲，在我却感到十分的羞恥。我為什麼要在一個女子身上沾光？我是上海人所謂「拆白黨」嗎？唉！

毓秀在這一聲長嘆之後，搖了搖頭。覺得自己和章小姐的階級相差太遠了，她是個享樂

慣的小姐，她如何能吃得起貧民生活的苦？這樣看來，我們是絕對沒有結合的希望。章小姐的愛我，完全是盲目的，就是勉強強強的結合了，將來也決不會有美滿的結果。毓秀這樣考慮着，爲了避免他日發生悲劇起見，覺得還是早些來分手了好，於是他便忍痛的存了一個決心。

毓秀既然存心和毓珠分手，他的腦海裏不免又想起了桑小姐。秋露的確也是愛我的一個姑娘，她愛我的舉動，恰恰適合於我的環境。因爲在我的環境中，實在很需要這麼一個姑娘來給我料理家務，秋露現在尚且肯給我洗衣服，那麼她將來作了我的妻子，再苦些的活兒，不是也情願幹的嗎？秋露！你真是我理想中的愛妻啊！毓秀情不自禁的喊出了這一句話，雖然房中是沒有第二個人，他也感到難爲情起來。

秋露說她是個生成的苦命嗎？這我決不以爲然，享樂是人人會的，祇不過各人環境不同而已，秋露的容貌，就瞧不出她是個貧苦人家的女兒。說她呆笨嗎？也許比任何姑娘更聰敏些。說她學識淺薄嗎？可是她說出話來就不平凡。秋露的確是個刻苦耐勞的女孩兒家，一個刻苦耐勞的女孩兒家。嫁一個丈夫，當然希望也是同樣地能夠刻苦耐勞的。那麼我倆的結合，一定有燦爛的花朵，可以展開在眼前的。

不過很奇怪，這四天的日子中，秋露爲什麼却一次也不來，難道他們搬家了嗎？這決不

會的。那麼事情忙嗎？也不會的，莫非病了嗎？……想到這裏，不免有些憂愁，暗暗祈禱着，但願她並不是爲了生病吧！胡思亂想的直到子夜二點敲過，方才朦朧入睡。

過了兩天，毓秀在外面買了一些墨水回家。心裏暗暗的細想，真奇怪，秋露從此以後怎麼竟不來了？難道她不愛我了吗？不過這到底爲了什麼原因呢？我又不曾得罪她，她如何會和我生氣呢？想到這裏，不免暗暗的納悶。

這是很湊巧的事情，毓秀跨進弄中的時候，忽然見秋露挈了一隻銅勺子，齊巧從十八號門口走出來。這在毓秀的心裏，是感到十分的喜歡，加快了幾步，老遠的就和她笑了笑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，秋露立刻垂下了粉臉兒，好像裝做沒有瞧見一般的只管匆匆走路。毓秀瞧她明明也發現自己的，誰知她却假裝不理會，那還不是和自己生氣嗎？因爲要明白一個仔細起見，他就不管秋露是否理睬自己？便笑着叫道：「桑小姐！多天不見了，你在家裏很忙嗎？」

八 清苦侈奢環境各別

秋露經毓秀這麼一招呼，她自然不得不抬起頭來。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，掀着笑渦兒，哦了一聲。說道：「鄭先生在外面買東西嗎？我病了好多天，和床兒在作伴哩！」毓秀

也不管她是否真的還祇有此刻發覺，遂答道：「我在買墨水，蔡小姐病了好多天嗎？我却一些兒也不知道，如今可完全好了？」

兩人說着話，身子已是走到了面前。秋露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微笑道：「全好了，多謝你。……」毓秀這時細瞧她的粉頰兒，覺得果然瘦削了許多。不過她的眼皮，却也十分的紅腫，彷彿哭過似的。一時對於她患病的話，心裏倒又懷疑起來了。暗想，蔡小姐可不是小孩子，生病難道會哭的嗎？顯然她心裏有不如意的事情，莫非她和家裏人在吵嘴嗎？一定是的，這就無怪她見了我故意裝沒瞧見，因為她怕我發現她哭過秘密，這原是女孩兒家怕羞的緣故。照理說，我既不曾得罪過她，她如何會和我生氣？我倒不要誤會了。

秋露被他這一陣子呆瞧，當然萬分的不好意思，連兩頰也紅暈起來。毓秀這才理會過來了，說道：「真的，你兩頰清瘦得多了。」秋露明眸含了無限哀怨的目光，在他臉上逗了那麼一瞥。說道：「可不是？所以一個人是不能生病的。」

「蔡小姐！你怎麼心裏很不快樂嗎？莫非有不如意的事情？……」毓秀雖然見她是含了淺淺的微笑，但臉上似乎籠罩了一層鬱抑的愁容，於是他終於忍不住開口低低的問了。

秋露聽他這樣問，心裏很是感傷，幾乎又欲滴下淚水來。但她竭力鎮靜，態度，搖了搖頭。說道：「沒有什麼？……貧苦人家的人，天大過着不如意，那倒也沒有什麼希奇了。比

不得有錢人家的小姐，……」秋露這幾句話，其實是暗藏了深刻的意思。然而毓秀却不理會，還以為秋露不免帶有些虛榮的心理。遂忙說道：「一個人總要有堅忍心，那不是你自己勸人家說的嗎？我想我們年青的人，祇要具有刻苦耐勞的精神，將來總有好日子過的。桑小姐！我們多天不談了，回頭您有空嗎？……」

秋露想不到毓秀會對自己這樣說，可見他心裏依然很愛我的，不然他為什麼要喊我呢？一時心腸又軟了下來。遂低低的道：「鄭先生不討厭，我等回兒來罷！」說完了這兩句話，身子已向弄口走去泡水了。

毓秀望着她窈窕的後影，倒是愣住了一回子。暗想，這句話說得沒意思，她不是又和我生氣的表示嗎？奇怪！奇怪！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待錯她了嗎？這就覺得秋露的傷心，內容一定是頗複雜的，回頭我倒要問她一個仔細，想着，便也匆匆的回家裏去了。

毓秀回到家裏，把一瓶墨水和一袋碎餅干放在寫字檯的上面。脫去了西服上褂，暗自想了一回心事，却想不出秋露到底為什麼和自己生氣？約摸一刻鐘後，祇聽一陣輕微的脚步聲走上來。毓秀抬頭望去，祇見門框子外，秋露已是跨了進來。於是站起身子，含笑叫道：「桑小姐！請坐，請坐。」

秋露對他抹嘴一笑，遂步到桌旁坐下。毓秀倒了兩盃開水，並把紙袋打開取出餅乾。向

秋露笑道：「桑小姐！吃些兒餅乾罷！」

「鄭先生！我又不是貴客，你何必這樣客氣？」秋露句句話都是提著章小姐的，可是毓秀却始終沒知道她的意思。望著她笑道：「你不是貴客，誰才是貴客呢？」秋露淡淡的一笑，却是並不作答。

毓秀見她此刻的臉兒和弄中瞧見的又換了一個樣子，原來她回家後曾經洗一個臉的，而且還塗上了一圓圈微暈的胭脂，果然血色又好了許多。剛纔像個病西施，此刻真的又美麗多了。遂笑道：「桑小姐！你的臉色比剛纔又好多了。」

秋露聽他這樣說，也忍不住噗哧一聲笑出來，秋波却逗給他一個嫵媚的嬌嗔。這嬌嗔是美麗的，毓秀也啞啞的笑了。說道：「桑小姐！你爲什麼拿眼睛白我？難道我這話說錯了嗎？」

「你是好人？纔不到一個鐘點，我的臉色就會好了嗎？」秋露還聽他這樣問，又把秋波恨恨的白了他一眼。毓秀笑道：「那是事實，我可不曾說謊，你不相信，我拿面鏡子你瞧，真的，臉兒紅紅的很有血色了。」

秋露被他這麼一說，更羞得耳根子也紅了。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你取笑我，我可不依你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覺得太難爲情了，遂把身子背了過去。毓秀雖然不知道她在作什麼？但

很顯明的，她當然也在笑哩！

「桑小姐！常言說得好，氣氣惱惱成了病，嘻嘻哈哈活了命，說說笑笑，大家開顏一笑，這對於身體是很有益處的。現在笑過了，正經的還是吃幾塊餅干吧！」過了一回，毓秀又向秋露正經地說着。

秋露這才回過身子，秋波瞟他一眼。笑道：「你這話，那麼我前天的病，難道也爲了氣惱不成？……」毓秀聽她這樣問，便也笑道：「多少總帶有些兒氣惱的成分，……我想……你好像和我有些生氣，不過你爲什麼要和我生氣？我却一些也沒有頭緒，不知桑小姐能否告訴我？我在那兒曾得罪過你嗎？」

秋露芳心倒是暗吃一驚，兩頰就更紅暈了一些。但猶故意凝眸含顰的瞅住了他，微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話奇怪，你打那兒知道我和你生氣？況且我的病，完全是受了一些感冒。那你的猜想，不是沒有根據的嗎？」

「我決不會胡猜的，而且我也有根據的，」毓秀望着他玫瑰花兒似的兩頰，却是很神秘地愁愁的笑。

「那麼你憑什麼根據呢？……」秋露一顆芳心，好像小鹿般的亂撞，但表面上還絕對保持鎮靜的態度。

「剛纔我請你回頭有空來談談，你說鄭先生不討厭，我等回兒來罷！我聽了你這兩句話，我就知道你是和我生氣，因為我每次對於你的到來，總表示熱烈的歡迎，何嘗討厭過你？你這話叫人聽了，心裏不是難過嗎？」毓秀收了笑容，態度是非常的嚴肅，表示十二分的誠懇。

秋露聽他這樣說，心裏也深悔不該向他說這一句話，因為他是個很聰敏的人，心裏當然有些感覺到的。不過這裏我感到奇怪，毓秀既然很愛着我，那麼這個華貴的姑娘又是他的誰呢？照事實上說，一個有錢的小姐，一個貧窮的姑娘，那麼在毓秀當然是捨秋露而愛那姑娘的，如今他又對我這樣說，那不是叫人感到奇怪嗎？

毓秀見秋露聽了自己的話，並不立刻作答，却垂了粉臉兒，彷彿沈思的樣子。這種意態更可以肯定秋露的確是和自己不高興，否則，又何必這個模樣呢？不過她所以生氣的原因是的確不知道，因為那天我們分手的時候，也是喜喜歡歡的並不曾多過一句嘴，這不是一件叫人感到納悶的事情嗎？於是他又柔和的說道：「秦小姐！我們既然成了朋友，假使你有什麼錯處，大家是應該當面說的。假使我待錯了，你不說出來，却藏在腹中生氣，那是很容易發生誤會的。所以我得罪你的地方，你只管說，倘若我真的有不是之處，當然理應向你賠一個不是，你說對不？我以為朋友祇要知己，什麼話兒都不用計較的。」

秋露聽他又這樣說，可見毓秀實在很愛我，否則，他為什麼要向我說不是的話呢？那要毓秀和這個華貴的小姐大概是不甚知的嗎？但是前天瞧了兩人並肩同行的情形，實在是十分靚熱，那不是叫人太奇怪嗎？意欲向毓秀問一問前天這個姑娘到底是他的誰？但自己究竟不是毓秀的未婚妻，那裏來權力去干涉他的另有女朋友呢？假使毓秀知道我是因為他另有女友而生氣的事，這我一個女孩兒家算什麼意思？不是太不知羞澀了嗎？既然他肯和我說這幾句話，顯然他和我的友誼是已比他人深厚的了。秋露這樣想着，便笑盈盈的抬起了粉頰兒，眉飛色舞的絕對不露一些生氣的樣子。笑道：「鄭先生！你這些話全是多餘的事，你如何會得罪我？就是你得罪我了，我也決不會生你氣的。」說着，秋波又送給他一個傾人的媚眼。

「就憑你這幾句話，我知道一定有得罪你的地方，不過你是個大度容人的姑娘，當然也不會認真的吧！不過我那一句話說錯了，自己的確茫無頭緒，桑小姐不用客氣，最好請你老實的告訴我好不好？」毓秀聽她這樣說，便又微笑着問。

「鄭先生！真的你沒得罪我，叫我說什麼好呢？……」秋露的嬌靨，在紅暈之中又透着喜悅的神色，抿着嘴兒忍不住笑出來。

毓秀見她這時候的意態，確實是很快樂。這就覺得秋露姑娘的性情，不免也帶有些兒士

怪。遂說道：「那麼照你說，我真的沒得罪你？那我當然很心安。不過我總有些疑惑，因為你說的「鄭先生不討厭，」這一句話，我就覺得我一定曾經得罪過你。……」

秋惠一顆處女的芳心，是感到一層甜蜜的滋味，噗的一笑，烏圓眸珠轉了轉，這就有了主意。說道：「這話我原和你開玩笑的，假使早知道鄭先生這樣會多心的話，我也就不說了。」

毓秀想不到她還怪自己會多心，一時倒愣住了一回子。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真所謂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了。柔小姐！這是我誤會你了，其實我太小心，因為我就怕你會跟我生氣。……」

秋露聽了他這幾句話，心裏這一快樂，連心花兒都朵朵的開了。他怕我跟他生氣？換句話說，就是我怕我不愛他，為什麼他要怕？當然他是爲了愛我的緣故。……想到這裏，再也不好意思想下去，幾天來的憂鬱和煩惱，都被毓秀這一句話，彷彿春天的風一樣，一古腦兒全吹得無影無蹤了。她紅暈了兩頰，有些羞澀見毓秀似的微側了身子，抿着嘴兒却只管啞啞的笑。

這種嬌媚不勝情的姿態，瞧在毓秀的眼裏，一顆心的蕩漾，彷彿水波那樣流動着。他覺得亂頭粗服的秋露，確實比珠寶光氣的毓珠更要可愛。尤其是在自己的環境中，更需要秋露那

麼一個姑娘來慰藉的。因為她給予自己的是精神爽朗，情感興奮，意志堅強。毓珠雖然和秋露同樣地真心的愛我，但她給予我的却是羞慚和痛苦。這並不是毓珠那位可愛的姑娘，不足以動人的愛她，實在是我自己沒有接受她愛的資格。毓秀這樣想着，對於毓珠的一番真摯的情意，當然表示深深的抱歉和不安。

兩人默默地各自想了一回心事，毓秀忍不住又開口笑道：「桑小姐！既然你没生氣，那麼你就吃些兒餅干，別背着身子呆呆的坐着，那不是又和我生氣了嗎？」

秋露於是很快的又回轉身子，兩人四目相接，不禁又嘖的笑了。毓秀在碎餅干中揀了兩塊完整的，交到她的面前。笑道：「桑小姐！你吃，我們窮人祇好買些碎的吃，價錢的硬便宜了不少。」

「其實吃到肚子裏，總是要經過嘴兒的細嚼，碎的和整塊的又有什麼兩樣呢？」秋露一面拿了一片吃，一面又笑着說。

毓秀點了點頭，也拿了餅干吃。說道：「世人都祇求形式上的完整，却都不求實際的。這也就是一個例子。」說着，兩人同時的又握起孟子來，喝了一口茶。

靜靜的過了一回，秋露忽然想到了一件什麼似的。悄聲兒說道：「鄭先生！我有六天沒來，你換下的衣服一定很多，今天我全給你洗出了。」毓秀聽她總不忘記這一些事，彷彿

給我洗衣服，是成了她分內的職務了。心裏的感動，當然較之以金錢的幫忙，更要深刻了一些。連忙說道：「不！我連日的全都自己洗出了。再說就是有，我也不忍心叫桑小姐洗的。……」

「那爲什麼？……」秋露不等他說完，就急急的追問，粉臉上似乎還有些驚異的神色。

「桑小姐不是生了好多天的病嗎？我知道你這樣嬌弱的身子，一定是累了。現在稍微心一些，我怎麼忍心再叫你洗衣服？唉！我假使經濟充足的話，桑小姐實在應該進一些補品呢！——毓秀的話聲是很誠懇的，他又輕輕的嘆了一聲。秋露的芳心自然也很感動，明眸裏含了無限底柔肯蜜意，脈脈地望了他一眼。說道：「鄭先生有這樣存心對待我，也就是了。不！我却不希望『你實行做這些事，窮人的補品就是一日三餐，祇要吃得下飯，也很滿足了，那以得到補品兩字呢？』說到這裏，猛可想到自己每天吃的是三餐粥，心裏自然是不勝感慨系人，忍不住也嘆了一口氣。」

經過了秋露這一聲嘆氣之後，室中空氣又籠上了一層黯淡的色彩。秋露忽又悄聲兒的問道：「鄭先生這幾天裏稿紙寫好多少了？」

「也沒有寫好多少，前樓打麻將，廂房間無線電，整天的像戲院裏一樣的熱鬧，連叫我也怎麼能夠寫得出好的作品來呢？假使有好的房子，我倒想搬了一個場。可是房錢又不能太

責，所以這事情也祇有忍氣吞聲了。」毓秀聽她問起這個，一時對於四周環境的不良，使他又發起牢騷來。

「十六號裏是比較嘈雜一些，我們十八號就清靜得多。」秋露對於他這一個問題，也覺得很是憂慮，蹙蹙了眉尖，似乎在給他代為設法的樣子。毓秀連忙說道：「那末十八號裏不知有房子空着嗎？假使我們能夠搬在一塊兒的話，倒也很好。……」

秋露聽了這話，芳心倒是一動，眉兒又展開來。笑道：「我也這樣想，但是現在還有誰家肯搬場呢？不過我給你留心着吧！」毓秀點頭道：「好的，你一有消息，立刻就告訴我吧！這兒房東又怪兇的，我見了真有些怕她。……」秋露聽了，忍不住撲的一笑，但結果却又嘆了一口氣。

秋露和毓秀經過這一次談話後，她一顆芳心的怨恨，完全消滅了。這天回家，頰上的酒渦兒仍舊深深地嵌着，顯然她的內心是十二分的喜悅。

第二天下午，毓秀正在寫稿，忽見秋露抱着小玉笑盈盈的走來了。很急促的說道：「鄭先生！事情竟有這樣的湊巧，我們亭子間裏王大嫂，後天要搬場了。你想，那不是喜歡煞人嗎？」

「真的嗎？那末房錢每月租多少呢？」毓秀放下了筆，興奮得跳起來。秋露笑道：「昨

夜我得知這個消息，我就和房東商量，她說既然祇有一個人，倒也很清潔的，從前王大嫂租的祇有十六元，現在原欲租二十元，說是我介紹的，她便情願租十八元，我想比這兒還便宜二元錢，這不是很好的嗎？地方較後樓也小不了多少，不知你真歡嗎？」

「好極！好極！那是再好沒有了，我還有個不喜歡的道理嗎？那麼你給我代為先去付一些錢，待王大嫂搬後，我就立刻搬進去是了。」毓秀滿心歡喜，忙取出五元錢的鈔票，交到秋露的手裏。秋露當然同樣地感到喜歡，遂接了鈔票，也不久坐，就興匆匆的回家去了。

過了幾天，毓秀已搬到十八號的亭子間裏去住了。那邊真的清靜得多，使毓秀寫稿的時候，把思想可以完全集中在一處，對於這一點，毓秀心裏當然是十二分的感激秋露的出力。因為大家住在一個門內了，毓秀開始和桑老太也漸漸地認識了。而且秋露哥哥士杰回家的時候，也和毓秀談過幾次話，覺得十分情投意合。桑老太和士杰的心裏，都很敬愛毓秀，對於秋露和他兩人親熱的情形，當然也並不感到秋露是大失了姑娘的身分。因為在桑老太的意思，女孩兒家大了，總是要出閣的，所以對於毓秀倒也存了一個心。

毓秀和秋露朝晚相聚，可說是心心相印了。對於毓珠的一片深情，自然祇好忍痛割除。毓秀的搬家，毓珠既然不知道，她當然還是向十六號裏走的。不料王太太在廂房裏出來，一見毓珠。便忙說道：「你這位小姐沒知道嗎？鄭先生搬家已有一星期多的日子了呢！」

這消息觸送到毓珠的耳裏，真彷彿是晴天中起了一個霹靂。定住了烏圓的眸珠，怔怔的問道：「什麼？鄭先生搬家了？他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」

「搬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這個我倒不詳細。……」王太太望了她一眼，笑着搖了搖頭。毓珠的一顆芳心裏，好像是失却了一件什麼東西，祇覺得空洞洞的，十分的難受。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，拖着沈重的步伐，懶洋洋的跨出了大門。

毓珠踏在歸家的途中，她想着毓秀突然搬家的原因，很顯明的是不願我去望他，這意思就是不願接受我的愛他。這樣志高氣傲的少年，真也不可多得。唉！想到這裏，她又悠長的嘆了一聲。在毓珠的心裏，她倒並不怪毓秀的無情，她祇怨自己命不好，會生長在這富貴的家庭裏，因此金錢是拆散我倆這一頭美滿的姻緣。因為當初我們在公園裏見面，毓秀確實也很愛我。自從他得知章乃千就是我爸爸的消息後，他和我的感情，彷彿由沸點而降至於冰冷了。他是痛恨殺害貧民階級的市僧的一個少年，他當然不願意和一個市僧的女兒結合，雖然他也明白我本身並不壞，但他終於毅然的和我的疏遠，到此我真佩服他意志的堅強，不給黃金與美人引誘的青年，恐怕現代社會上也祇有他一個人吧！唉！毓秀！你真勇敢！你真偉大！毓珠暗暗地說出了這兩句話，她的眼淚便再也忍不住的淌了下來。春風雖然是那樣的溫和，但此刻吹在毓珠的身上，却感到十分的悲哀。

黯然神喪的回到家裏，經過嫂嫂的房門口，祇見哥哥匆匆的奔出來，臉上是顯出很憤怒的樣子，同時還聽嫂嫂嗚嗚咽咽的哭聲。這就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哥哥！你怎麼又和嫂嫂吵鬧了？給僕婦們聽見了，那算什麼意思？」

章如海氣得什麼似的，向毓珠急急告訴道：「妹妹！你給我評評理，究竟是誰的錯？她怨我天天在外面胡調，她自己是好入，那天在高士滿門口，我也親眼目睹，……毓珠不等他說完，就急阻止他說下去。說道：「別去嚷了，給我留些顏面着。哥哥，說來說去，總是你不好，你若不到外面去胡調，嫂嫂怎麼會跟人在遊玩？唉！你們，……」

「妹妹！你也不用爲我嘆息，我的綠頭巾也不止戴一頂了，從此以後，我總不和她同房，她去偷人，我也管不了她，我再討幾個女人給她瞧瞧，看有什麼辦法？有本事的祇管和我離婚好了。……」如海也不待毓珠說完，就大聲地說起來，說到末了一句，還故意响亮一些，彷彿是說給妻子任月琴聽似的。

毓珠聽哥哥不顧羞恥的大嚷，真急得兩頰緋紅，就在這個時候，祇見嫂嫂披頭散髮的從房中奔出來。眼淚鼻涕的哭道：「放你的屁！你和珠姑說的什麼話？你自己東搭西搭，不知弄了多少女人，怎麼反來啣血噴人的誣我？常言說得好，捉姦捉雙，捉賊捉贓，你無憑無據的胡說白道，我可還要做人哩！你給我嘴兒清楚些吧！……一月琴說着，又大哭大罵。

「你倒是放屁！那天我親眼瞧見的，你還想賴嗎？媽的！你敢兇，我就打你！」如海見她如狼如虎的從房中趕出來，一時火星直冒，也惡狠狠的趕了上去。

「哥哥！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家是怎麼樣的人家？夫妻口角，有動手打的理由嗎？以後大家安分些，也就是了。何苦來？夫妻總是夫妻，這樣吵鬧着，給母親聽見了，不是又傷了她老人家的心嗎？」毓珠把如海攔住了，又絮絮地說着。如海被妹妹一勸，當然也順水推舟的不趕上去了。

不料月琴却哭得更利害，頓腳大罵道：「打打，打打，我可不是你家的童養媳，你是吃打飯的嗎？我今天就給你打死也乾淨，明朝好叫我爸爸來給你打官司，反正你是不怕的，你說高士鴻門口瞧見的，這是我的表哥，那天偶然去玩玩，爸爸媽媽也知道，這要什麼緊，誰像你今天和舞女開房間，明天和嚮導員開房間，這你作丈夫的難道是應該的嗎？」

正在鬧得不得開交，四姨太小蘭芬急急的走來道：「大少爺和大少奶的嗓子可不小，把老爺驚醒了。他叫我來請你們過去，要問問你們到底爲了什麼事情，吵得這樣利害，別人家兩小口子總是恩愛得扭股糖兒似的分不開，你們怎的像死冤家樣的？這算什麼意思呢？」

月琴聽四姨太這樣說，方才停止了哭泣，於是四個人便一同到乃千的書房間裏去了。章乃千自從被人搶去以後，在醫院裏住了七天，就遷回家裏來調養。因爲受了一次驚嚇，總算

不曾發命，從此不得不嚴密的提防起來。書房的門外，另外再添上了一扇鐵門，門上又架了一柄大鐵鎖。鐵門的外面，除了阿金阿銀兩個保鏢外，尚添雇了一個羅宋保鏢，三個人握着手鎗，整日的在門外踱來踱去。凡是親友等安和乃千接洽事情，都要經過保鏢的搜查，然後纔開鐵門放入接談。以爲這樣子，可以萬無一失，決不會再有暴徒敢來行兇等的事情發生了。

至於乃千在裏面的生活呢？除了吃睡撒三件事，此外祇有聽聽無線電，翻翻報紙看。可是報紙上的消息，給予他的刺激更深一些。因爲這幾天裏社會上最活動的，不是暗殺，就是綁票，報紙上差不多全都這種消息。可憐章乃千也是曾經被暗殺過的一份子，所以心裏愈加胆寒，時時刻刻祇擔憂着暴徒不知會不會闖到公館裏來暗殺嗎？我這三個保鏢不知是他們的對手嗎？這樣擔憂着，他心裏自然常常起了莫名的恐怖，因此四個姨太太也搬進鐵門裏來陪着他。晚上五個人睡在一張定製的大床上，真像豬獾似的擠在一起。有時候老興采了少不得向四個人應酬應酬，但乃千已經是精疲力盡，可是四位姨太太還是叫苦連天。本來四個姨太太外面都有小白臉，這樣一來，大家都做了牢監裏的犯人一樣，不好到外面去，各人心裏的怨恨，真是難以筆述。後來幸虧二姨太太向乃千說道：「現在已是初夏天氣了，五個人睡在一張床上，到底有礙衛生。況且晚上老爺也太忙碌，雖然老爺是出了吃乳的氣力，但我們還是

分不到什麼好處。這對於老爺的身子，確實很傷的。現在我的意思，白天裏都伴在書房裏，晚上就留一個人是了，這樣每人早晚或者八晚輪流的挨着，不是好得多了嗎？」

章乃千聽了二姨太的提議，也覺得很有道理，於是便允許了這個請求。從此以後，這彷彿是放了四個姨太太的一條生路，單等晚飯吃過，除了值日的姨太留在房中陪伴乃千，其餘三位姨太，就塗脂抹粉，做歡喜喜的到外面去，你約小王，他約小陳，你上舞廳，他開旅館，真是非常的快樂。二姨太還向三個姨太討好，全靠她的提議，纔有這樣幸福的日子，三位姨太也是甘拜下風，都說全仗妙計。祇可憐章乃千每夜要做三隻烏龜，可是他還蒙在鼓裏一些兒也不知道呢！

當時毓珠等四個人走到書房門口，由保鏢開了鐵門，讓四人進內。毓珠在一脚踏進鐵門的時候，心裏就有一陣感觸，忍不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乃千是躺在馬床上抽大煙，二姨太給他裝煙，三姨太給他搥腿。太姨太在桌旁給他切花旗蜜橘。

毓珠，如海，月琴三個人走上去，叫了一聲爸爸。乃千皺了眉毛，把煙槍放下了。說道：「你們到底爲什麼吵鬧？小夫妻總要和和睦睦，又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究竟鬧什麼呢？你們倒給我說出一個理由來。」

如海月琴相互的望了一眼，都不敢告訴，良久，不約而同的都說了一句沒有什麼的話。

乃千不信道：「既然沒有什麼，那麼哭哭鬧鬧算什麼意思？珠兒知道嗎？哥哥嫂嫂作什麼鬧嘴的？……」

毓珠是個聰敏的姑娘，她當然不願意多嘴管這些閒事。遂笑道：「那裏有什麼正經事，還不是喜歡吵吵當玩兒嗎？」

如海月琴聽妹妹這樣說，都不禁爲之嫣然失笑。四個姨太太也都呵呵大笑起來，大姨太笑道：「二小姐這話就說得真不錯，兩小口子沒事幹，還是吵吵解個悶兒。白天像冤家，夜裏就成親家，祇怕哥哥妹妹喊得震天價響的了。」

大姨太這句話說得衆人又都捧腹大笑，乃千也笑起來，見如海和月琴很羞澀的低下頭兒似乎也在笑。便說道：「吵嘴是沒有什麼好玩的，我勸你們以後不要吵鬧了。」說着，又向如海道：「現在在外面暗殺綁票這樣多，我是再也不敢到外面去了。你在外面走路，千萬也得小心。華洋銀行的事務，我已通知秘書長，叫他天天到我這兒來一趟。至於大陸紗廠，雖然廠長可以完全負責，但我總有些不放心，你課餘有空的時候，常去給我望望，並向廠長探問探問情形，叫他每星期做一個報告單給我瞧，你順便也可以考察考察實業，將來你離開大學以後，對於這些事情都是值得注意呢！」

如海對於父親這幾句話雖然是一隻耳朵進，一隻耳朵出，但也祇好唯唯答應。乃千一面

又勸慰了兩人一番，如海月琴毓珠三人方才又退出鐵門來。保鏢待三人走後，立刻把一柄大鐵鎖又架了上去。毓珠回到自己房裏，隔壁就是佛堂，母親喃喃唸經的聲音，又很清晰的飄送到耳鼓。她覺得讓自己置身在這個環境裏，實在是太痛苦了。於是她倒向床上，伏在枕兒上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毓珠真的太可憐了，她覺得四周包圍的都是畸形怪現象，她不相信這就是自己的家。爲了毓秀的搬家，自己是完全陷失了失戀的苦海。但她並不怨毓秀的無情，她更恨這萬惡的家庭。她想脫離家庭，流亡到外面去。不僅是想脫離家庭，而且她還想脫離這萬惡的上海。後來校中一個同學勸慰她別灰心，努力學業是你最大的責任。既不願住在家裏，何不住到學校裏的宿舍來呢？毓珠聽了這話，倒很以爲然。從此以後，毓珠就住在校中。除了讀書外，和同學們玩玩網球，拋拋籃球，倒也慢慢地忘記一切的痛苦了。

如海自從和月琴那日大吵了後，愈加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夜夜不歸。月琴知道沒有希望，遂也漸漸浪漫起來。兩口子你玩你的，我幹我的，大家索性各不過問。有時候在同一交際場上遇見了，便也很大方的玩了一回，各自走開，這樣倒也相安無事。毓珠星期日有時也回來一次，望望母親，祇見三歲的姪女兒雅萍，在乳娘手裏嘻嘻的笑，問起哥哥嫂嫂，乳娘總是搖搖頭說不在家，毓珠覺得這個可憐的孩子，真彷彿是沒爺娘一樣，心裏暗暗感嘆。因爲回

家所瞧到的情形，都是刺激，往後她連星期日也不敢回家來了。

如海受了父親的囑咐，他也常到大陸紗廠去視察。原意是瞧瞧廠中的情形如何？不料如海一見數百個的女工中，也有比舞女嚮導員美麗的，這就動了心，暗想，舞女嚮導員玩廠了，何不玩玩新鮮的？所以他到廠裏去的日子很勤，先把工頭潘美珍看中了。美珍是個三十二歲的新寡，一見董事長的公子來吊自己膀子，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所以格外奉承，把個如海樂得心花怒放。從此以後，潘美珍便做了拉皮條的職務，凡有容貌美麗的女工，無不給如海搭上了手。在如海可說是發現了新大陸，從此舞場裏倒很少有他的足跡了。光陰匆匆，不知不覺已是盛夏的季節了。這天如海又到廠裏來物色人神，祇見有一個女工，生得嬌小玲瓏，眉如遠山，眼若秋波，芙蓉其頰，楊柳其腰，最最令人銷魂的是頰上兩個深深的酒渦。真可說是王嬌再世，西子復生。如海看得涎水欲滴，連忙把潘美珍喊來，問這女工叫什麼名兒？幾時進廠的？美珍驕眼兒瞞他一下。笑道：「她的名兒叫楊春霞，進廠還祇有一星期光景，章少爺！你快死了這條心，那位姑娘容貌雖然艷若桃李，但性情却冷如冰霜，我想這個恐怕是容易勾搭的了。」如海一肚皮的高興，不料被她兜頭潑了一盆冷水，一時望着她倒是呆呆地愣住了。

欲知後情請閱「情海恨」

